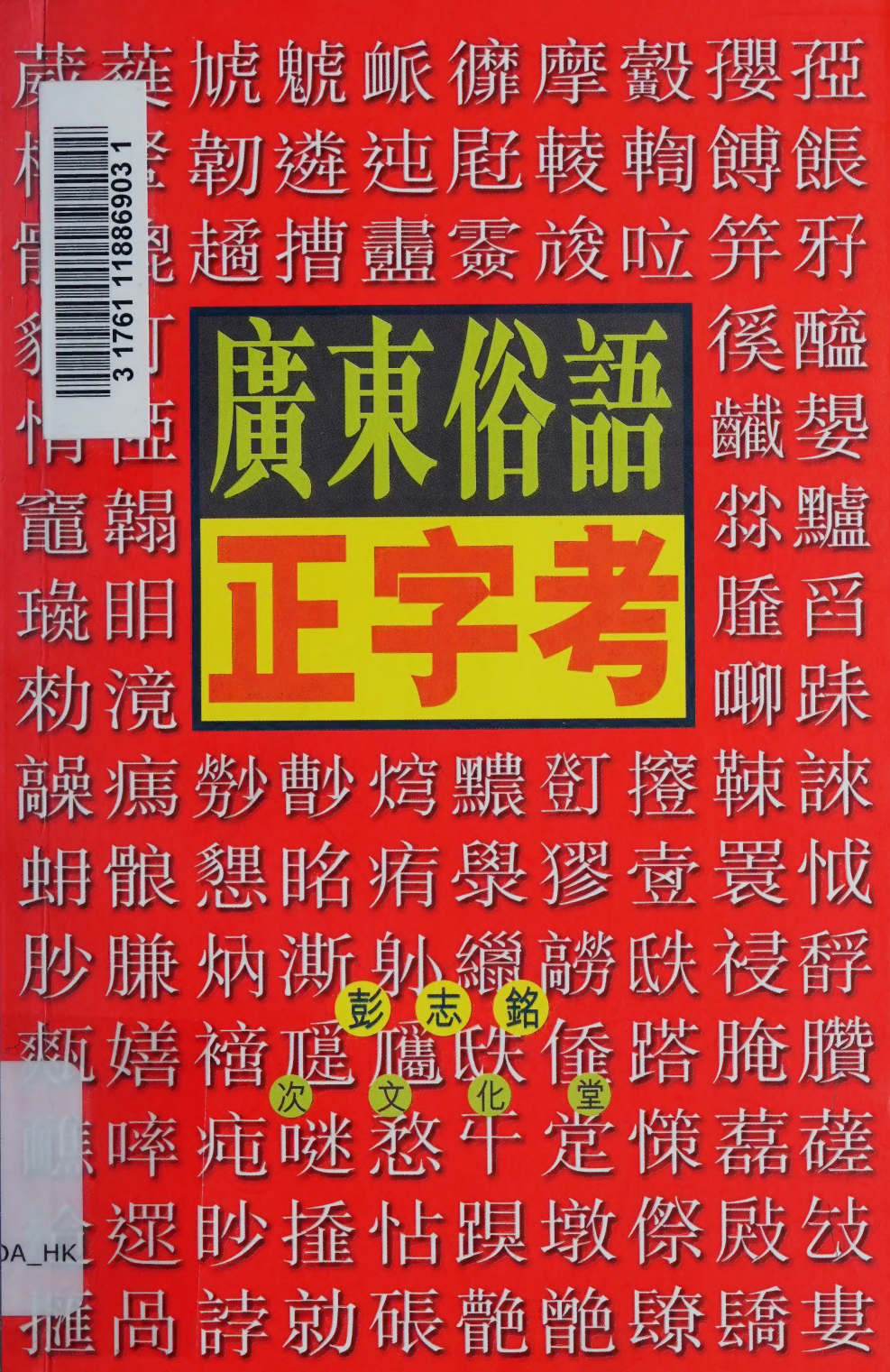

廣東俗語
正字考
彭志銘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曾任製片及編劇。近年專心搞出版，辦過《次文化月刊》及《漫畫讀物》雜誌。著作有《黑俠》漫畫及小說、《次文化語言．香港新方言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獨坐荒堂》、《私人照相簿》、《窮孩兒．貴州行雜記》、《心靈酸辣湯》、《正字正確》、《正字審查》、《小狗懶擦鞋》、《香港潮語話齋》、《旺角詞話》和《廣東俗語正字考》。

電郵：cmpang05@yahoo.com.hk

nted 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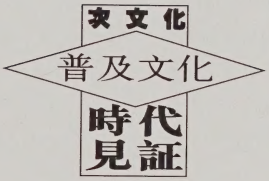
l Charles Lee
g Kong Library

擇典宬

by

易 先生

Y OF TORONTO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8869031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二〇六

廣東俗語正字考

彭志銘⊙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㉖

廣東俗語正字考

作　　者：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吳　昊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9年7月初版
書　　號：SCB508
ISBN：978-962-992-221-4
定　　價：HK$55

©二〇〇九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中國，自五四運動後，力倡白話文，以北平語為基本，正名「國語」，其他地區土話，一律視作「方言」，殊不知，各省縣市村鎮的談話語，都有其獨特性，非北平話能代之，講真，北平話不是中國語裏最好的一種文體，廣東話才是保留着中國最古舊傳統文化之代表，北語真望塵莫及。

北方人常借古諺「南蠻鴃舌」來貶低中國南方語言，但不少文獻典籍，皆力證粵語的重要性，例如，日本及韓國使用的漢字讀音，多與粵音相近；又或，中國古詩噆唸，平仄押韻，亦以粵音為準；還有，字義方面，不少鮮用荒廢的僻字，其實，本是古漢字，但因只留存在廣東，遂被打作「粵方言字」。

當然，現有的「廣東字」，不一定全是「中原古漢語文字」，它從北南移時，定必曾跟此地的土族文化碰撞和融合，才形成另一文化產物，不過，經多位專家學者研究下，廣東話語系裏，仍保存大量傳統中國古語，至少

有二、三千年歷史，可追溯到秦漢之上。

文字，是思想、知識的載體，廣東話就是傳承着中華文化的血脈，嫡系根源，是珍貴的文化瑰寶，怎可不好好的檢視和愛護？

本書，雖叫「正字考」，查實，也很淺薄，未深入研究的，嚴格來說，只算得是「查核筆記」，皮毛粗糙，出版此書，願望有三：

第一，紀錄和說明「粵方言」與「古漢語」的關係，藉以推廣嶺南語言文化，挑動大家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和興趣，接手加入文化傳承的行列！

其次，雖然，我只做了簡單的闡述工作，但這基本原始功夫，是必要的；我的想法，是由我打頭陣，作初步整理，為後來的研究者開路，讓他們可有更多時間深探下去，也是不錯的吧！

再者，我自己好想繼續研究下去，所以，現投石問路，望各路高人如發現我的錯漏紕繆，請不吝賜教，等我好好修正更改，精益求精，出番本《廣東話大全》。

最後，在此要感謝《AM730》報的編輯葉慧嘉小姐，因「廣東俗語」那些生僻死字，要全新再造，方能刊登，難度頗高，幸得她細心跟進，才可每日順利見報，多謝！

目錄

自序

生暴……3
葳蕤……4
虒虩……5
彳亍……6
瓔珸……7
畸零……9
罥罥……10
鬼脈……11
符籙……12
狼戾……13
儸摩……14
鶻突……15
鞏靭……16
旮旯……17
蛋觳……18
遴迍……19
椹板……20
肦膁……21
貔貅……22
殿岐……24
磕屘……25

濆振……26
輘輷……27
餛飩……28
餺飥……29
炳鎴……30
甂甋……31
蠹心……32
香笄……33
骤街……34
回糖……35
隰地……36
句牙……37
徯醯……38
歷亂……39
細婁……40
焉道……41
牙鹹……42
祲穿……43
咳嚏……44
舀飯……45
埵後……46
叵羅……47
摸黃……48
腌臢……49
搊掯……50
趦聲……51
係卦……52

擳飯……53
跦低……54
霴汁……55
旍頸……56
掬氣……57
鱸眼……58
眳痏……59
迒巷……60
濕篞……61
巖傀……62
打㩟……63
怫憪……65
踑低……66
誎人……67
背褅……68
鑊黸……70
槷獿……71
蕏礚……72
熱鞨……73
腩腠……74
搭颯……75
該澋……76
快脆……77
魂井……78
醮皮……79
倒竈……80
尛楪……81

躬瘦.....82
玉璣.....83
戇怵.....84
狂饛.....85
喈嘴.....86
揝錢.....87
眇書.....88
繟窕.....89
佢鈍.....90
恦愁.....91
負氣.....92
邋遢.....93
擸搔.....94
肚腫.....95
啞嗒.....96
腫碎.....97
鱔稿.....98
大澥.....99
麻甩.....100
摩勒.....101
moron.....102
搞怙.....103
澆乾.....104
踝墩.....105
紮干.....106
撐起.....107
定住.....108

錢鈽.....109
穿綳.....110
嫸亂.....111
忸怩.....112
咂啁.....113
大邁.....114
躚街.....115
運傺.....116
迨遝.....117
頭憡.....118
癟瘡.....119
摝銀.....120
口品.....121
儆惜.....122
盲矇.....123
黃獠.....125
痱子.....126
唧嘈.....127
勀酨.....128
邐迤.....129
紙鳶.....130
勻旬.....131
鞣實.....132
煲熇.....133
顛詩.....134
開刋.....135
好勀.....136

碽爆......137
胳肋底......138
蛸蛇......139
山蠻......140
手肱......141
謾懇......142
閂門......143
艶艶......144
趌路......145
儃茶......146
燃燴燴......147
驕驝......148
侄蓰......149
壹屋......150
婁暴......151
轆轤......152
熠炅......153
跳蹠......154
齮齕......155
麻茶......156
喧闐......157
作倦......158
脊硬......159
勑厚......160

廣東俗語正字考

生暴 粵生保

在報章專欄寫了多年單頭「正字」，我自己也有點悶，所以，轉換型式，跟大家講講由兩個字組成的「複音詞」，由「正字正確」，改為「字正詞嚴」，即是說，「字」要繼續考證，同時，「詞」亦有嚴謹的辨析，將被人誤以為鄉言俚語的嶺南文化，廣東古漢語，查根究柢，說個明白。

開首第一篇，想同大家講個毫不陌生的常用詞——「生暴」。

「生暴」者，即二人初次認識，表現得客氣或靦覥，「不大相熟」之意！另有說是「親戚不相來往」，引伸為因「不往來，則不熟」也。

「生」，注釋甚多，其中，有解作「與『熟』相對」，例如「未煮熟的米」，叫做「生米」；此外，亦是「生疏」的意思，即「不親密」和「不熟悉」也。

「生暴」，除了叫「生疏」外，又可稱為「生外」；舊時，廣府話更有「生濕」一詞，言「陌生」也。

本篇之後，大家會在書內，看到很多你們覺得「生暴」的詞彙，慢慢睇吧！

葳蕤 粵威水

香港單車手黃金寶勇奪世界賽金牌，真係「威水」，連帶香港人也引以為榮，覺得好「威」。

上邊所說的「威」，是「威風」（凜凜）之意，但為何「威到震」會叫做「威水」的呢？

「威水」，是廣東話的注音字，正寫是「葳蕤」，也可寫為「威蕤」，原讀「威銳」，是個古漢語，《史記》和《楚辭》早有此詞。

「葳」，是「草名」；「蕤」，是「草木花下垂」之貌，或指「下垂的裝飾物」。「葳蕤」（或「威蕤」）合併，則變成「形容羽飾的華麗」及「茂盛」解。

以前，廣東話的「威水」，是用來讚許人家衣着光鮮艷麗，惹人矚目而已！後才引伸為「出眾及受人愛戴，兼有懾人氣度的威風」，更將「威過威士忌」的「威水事迹」，稱為「威水史」。

最後要提的，是「葳蕤」可作中醫藥材，即我們俗稱的「玉竹」。

虓魆 粵挠烏

中國語言裏，有不少與鬼怪有關的詞語。

雖然，現今是講科學、倡文明的世界，但我們的常用語裏，仍大量保留着含有迷信而不科學的字句，例如，唬嚇小孩時說：「嗱！你唔聽話呢！我就叫『丫烏婆』出嚟捉你㗎！」

那個「丫烏婆」是乜東東呢？

以前，曾有不少專家學者考證過，甚至大文豪魯迅亦撰文研究，說「丫烏」是隋朝將軍「麻祜」，又有人說是外族「麻胡」(即「胡人」) 之音轉，而廣東人的「丫烏」，叫「挠烏」，正寫是「虓魆」。

「虓」，本音「哮」，是「老虎的叫鳴聲」；「魆」，讀「烏」上聲，是「鬼聲」，或「被老虎咬死而變成的鬼」。

「虓魆」者，有兩意，一係「鬼叫聲」，二是「鬼樣」。

舊時，廣州兒童作鬼臉嚇人時，會大叫「虓魆」一聲。今天，林子祥的歌《丫烏婆》則作「醜女」解。

彳亍 粵直摘

標題字的那個「彳」字，一看就知是個部首字，平常，大家皆俗稱它為「雙企人」(此處的「人」，唸「忍」音)，而你哋又知不知道它的正確讀音呢？及又知不知它是甚麼意思的呢？

「彳」，字典注音讀「斥」，作「小步」解。「彳」，鮮有單字使用，詞語「彳亍」，是「小步慢走，欲行又止之貌」也。

「亍」，字典讀「畜」音，作「小步而行」，即「踟躕」的意思。此外，古字書《字彙》有說：「左步為『彳』，右步為『亍』，合則為『行』。」有趣嗎？

重未算，粵語訓詁專家孔仲南在《廣東俗語考》一書內，指「彳亍」這詞，粵音讀若「直摘」，是「行步之聲」，現今，已很少聽到有人咁講了！但書本則常見此詞；今天，「直摘」一聲，多用作指相機之快門聲矣！

「雙企人」的「彳」讀「斥」，那麼，草花頭的「艹」，點讀呢？有空，查閱字典，有利而無害。

孻孭 粵牙丫

不少研究粵語的人，皆說「嬰孩」那個俗稱「蘇蝦」，正字是「蘇孭」，這只算是對了一半。

「孻」，「牛加」切，近音「牙」，後作「伢」，是「小孩子」的意思。

「孭」，「於加」切，音「丫」，「嬰孩」也！現今，「孭仔」，即是「小嬰兒」之意。

「孭」字，很少單獨使用，多與「孻」連為一詞；古時，不叫「孻孭」，而叫「孭孻」，或「孭豭」。

「豭」，音「牙」，作「兒童」解，通「伢」，即與「孻」同。

「孭豭」（讀「丫牙」），後反讀為「豭孭」（「牙丫」）。至今，猶如「韆鞦」，以前，是稱「鞦韆」的，同樣原理。

今人，叫「孻孭仔」做「蘇蝦」（「蝦」似「孭」音），有說廣東話稱「分娩」為「蘇」，遂「生」了一個「嬰兒」，便謂之「蘇孭」云云，真是穿鑿得很緊要；另有說因初生嬰孩，一身酥酪的乳味，遂以「酥孭」名之；還有人更正「酥」之氣味，正字是「臊」喎！總之，一律都亂噏當秘笈，都唔知邊個啱，邊個錯！

最緊要正字
精讀本
TVB
藥製龜苓膏 Herbal Tortoise Jelly
HUNG FOOK TONG

《最緊要正字》

搞到TVB不如所請
陳志雲愛將爭龍
杜琪峯無綫出身
杜琪峯
開陳志雲騎呢怪

《蘋果日報》

畸零 粵騎呢

無線電視節目《最緊要正字》，有不錯的收視，節目全部播完後，將內容文字整理，編匯成一本小冊子，隨電視周刊派送。

這本正字《精讀本》內，「騎呢」的解說為：「本字是『奇離』，口語讀成『騎呢』，有古怪難看的意思，指人的服飾或姿態奇形怪狀，和彆扭，尷尬的意思。」

我沒有看該節目，不知水平如何，但「騎呢」一詞，就絕非是「奇離」的口語詞。要查究「騎呢」的來源，先要說「騎呢怪」一詞。

「騎呢怪」的「怪」，本是「蚧」（正寫是「蚧」，音「拐」），即類似青蛙的那隻「蛤」。

「騎呢」，正字是「畸零」，原作「整數以外的餘數」解，引伸為「不整齊」、「不完備」和「不正常」之意。

廣東話的「畸零拐」，是指「帶有殘缺不全形象的老套怪人」，而「畸零」變音為「騎呢」後，則是形容事物古古怪怪、不三不四也！

另有說「騎呢蚧」，即「騎籬蚧」，是「伏騎在籬笆牆上的蛤蚧」，總之，就不是「奇離」這般「騎呢」的解釋啦！

睘睘 粵瓊瓊

隨無線電視周刊附送的《最緊要正字精讀本》內，「眼睘睘」的注釋是：「『睘』形容目擎視貌。『眼睘睘』有目瞪口呆的意思。」我不懂何謂「目擎視貌」，只知「眼睘睘」的「睘」字，不一定是個正字。

「睘」，俗寫「睘」，原音「窮」，《說文解字》曰：「目驚視也」，即「直視如驚」的意思。詞彙「睘睘」一語，是作「孤獨無所依」解，與眼睛活動無關。

另有人說，廣州人常說「眼瓊瓊」的「瓊」音正字是「矍」，典故來自後漢王文考的《魯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這處的「目矍矍」，作「眼花繚亂」、「目光散渙」之意；而「矍矍」要讀「絢絢」，不是「瓊」音。

廣東話的「眼『瓊瓊』」，是「眼定定」、「眼光光」、「目光呆滯」之貌，形成原因，不一定是驚惶，可能是生病、思考、或發夢遊魂。而這「瓊」音字，應當是「凝」，因詞語裏有「凝望」、「凝眸」、「凝視」、「凝思」和「凝神」；「凝」字，除文讀「形」音外，粵口語，正是「瓊」。

鬼衇 粵鬼馬

廣東方言指一個人主意多多，機靈點慧的，謂之「鬼馬」，正字是「鬼衇」。

「鬼」，一般而言，是說「一個人死後的靈魂」，殊不知，「鬼」，還有很多意思的，其中可作「敏慧」、「狡黠」解，例如：「才華出眾」者，叫做「鬼才」；意見「刁鑽靈巧」者，叫做「鬼主意」。

「衇」，音「麥」，與「脈」或「脉」字通，是「血管」解，並含有「條理分明」之意，而《方言》的解釋：「衇，又慧也。」即「聰敏明智」的意思。

「鬼」、「衇」是兩個同義字，合組成「同義複詞」的「鬼衇」，有「鬼」的「狡黠」，加上「衇」的「聰穎」，可見其「精靈蠱惑」的雙重份量，所以，原先「鬼衇」一詞，是帶有「奸詐」和「滑頭」意的，現變成「機智」、頭腦靈活轉數快的「得意可愛」，更由「鬼麥」，轉音為「鬼馬」。

最後要提，如今有「鬼五馬六」，而無「鬼五衇六」。

符籙 粵父碌

有些人，做事沒計劃，甚或沒知識，渾渾噩噩地得過且過，本應要失敗的，但卻偏偏誤打誤撞地，又讓他成功了！這樣無法解釋的走運事件，英文是為fluke，香港人音譯為「父碌」，原意是「僥倖的結果」。

有趣地，漢語裏，跟fluke音義相近的，有「符籙」一詞。

「符」，原音「扶」，是「古時帝王下達旨令的憑證」，有無上權威，後被引用為「道士用以驅鬼治病的秘密文書」。「籙」，音「錄」，本是天賜祥瑞給予帝王受命的憑證，後又成為道教的秘文。

道術中的「符」，據說是用來調遣天神仙佛的令符，內裏劃寫的，不一定是文字，可以是神佛的圖形，甚至有說天神為了授法給方士，遂在天空以雲彩顯現圖案，叫方士錄之，成為神符。道教的「籙」，是指「紀錄天神的名冊」。「符」加「籙」，即是指令諸神名冊內某特定的天神去執行任務，勁唔勁！這類無以驗證，卻又死好彩，可以成功的行為，便叫「父碌」啦！現今人寫為「扶碌」。

狼戾 粵long lai

強詞奪理，惡人先告狀地發難，廣東話叫做「發long lai」，究竟，「long lai」是何物呢？

「long lai」音的正字，是「狼戾」。

「狼」，食肉猛獸，豺狼也。

「戾」，有多個讀音，如：「列」、「劣」、「淚」、「利」和「麗」，是「暴虐」、「違背」、「猛烈」、「乖張」等「極度殘暴」的意思，更有說是「守門之犬」。

「狼戾」，不讀「郎淚」，要唸「long lai」(lai，「麗禮」切)，是借「狼獸」之性，喻人之「貪暴兇殘」。

古漢語的「狼戾」，本作「凶狠不仁」之意，而今，卻引伸為「橫蠻無理，不顧後果」的粗劣行徑。

「戾」，有「彎曲」和「扭轉」之意，所以，我們睡覺時扭傷頸膊的「落枕」，便叫「瞓戾頸」。

「戾」，也作「捩」，有「逆反」意，故廣東話稱「反手拋物」為「戾手掉咗佢」。

歪曲是非的，就是「戾橫折曲」矣！

癟摩 粵me麼

中文語海裏，常有說反話的情況，典型的例子，有「好不熱鬧」，其實是「十分熱鬧」之意；又或「乖於常理」，即「違反常理」解。

廣東人指「行動緩慢」為「麼」，究竟，這個「麼」音的，是甚麼一回事？與文首所講的反義字，又有何干？

廣東話說「慢」為「麼」(音)，正字是「摩」。查字典，「摩」的解釋，除一般所言的「摩擦」外，還有「迫」意，《廣韻》:「摩，迫也」。那說明「摩」，可解為「急切」，即「迅速」、「快」也。本是「急快」的「摩」，何解會變為「慢」呢？這就是上述的反義字了，《番禺縣續志》:「廣州謂遲曰摩，蓋反言之也……猶以臭為香也。」

「癟」，音「me」，與「蹳」通，是「行路」之貌。

「癟摩」者，由「行走緩慢」，引伸為「動作遲緩」時，我則覺得廣東話的「摩」，可能是國語「慢」字之音轉而來的，你贊成嗎？

鶻突 粵核突

現今，我們形容那些難看難聽至極的事物和言語，及觸摸到十分噁心的糊狀物，如痰涎、鼻涕、濃血、糞蛆之類東西，甚或遇上惡頂尷尬情景，皆稱之為「核突」，咁！大家，又可知「核突」是何物呢？

看畢本文，包保嚇你一跳……

「核突」一詞，有人說是「粗口」，指男性性器官，這是無知的穿鑿附會。

「核突」一詞之原裝正本，早於漢代已曾出現，有說是「滑澾」(或「滑汰」)，取其「道路泥濘，步履不穩」，那「泥巴糊狀濕滑」之貌。

而宋元以後，眾多通俗文學，湧現了「鶻突」(鶻音「骨」)、「猾突」(猾音「滑」) 或「滑突」等詞彙，全跟現時「核突」之意近似。誰知道，這「滑潺潺」之「鶻突」物，其正字是「糊塗」。

《爾雅》:「糊，饘也」，凡用米、麥、粟磨粉加水煮成稠穠的，就叫「糊」。「塗」，是「泥漿」。

「糊」加「塗」便是一坡 (音pat) 嘢，又叫「糊突」，留在廣東話裏，變音成「核突」囉！驚未？

鞕韌 粵烟靭

廣東老語形容一對男女十分要好，經常形影不離，態度親暱，除說此為「糖黐豆」外，另會稱作「烟靭」。

「烟」，是「煙」的異體字，是「物體燃燒而產生的氣體」，跟「親暱」何干？

「烟靭」者，除了兩人親愛之表現外，本來的原意，是「堅而柔輭，結實而不易折斷」，多是形容皮革，或帶黏性的食物那種有彈性，兼很難拉斷之狀態。

「烟靭」的「靭」字，本是「韌」，近音「un」，是「柔而堅」的意思。牛肉煎久了，不易嚼爛，正是此「韌」字。

「韌」，就話係「柔而堅」啫，那「烟靭」的「烟」之正字，又怎樣？

「烟靭」的「烟」，現有人寫作「黏」，其實，正字是「鞕」，古代字書《玉篇》和《廣雅》皆指為「堅」也，《博雅》解為「固確」也，與「韌」同義。

今天男女「鞕靭」之情，被潮話「十指緊扣」取代了！

旮旯 粵卡喇

稍對廣東「方言字」有關注的朋友，一定見過標題這「旮旯」兩字。

「旮旯」，有說是北京方言，「旮」讀「角」，「旯」唸「落」，其解釋也正正是「角落」，即「兩堵牆相接處的凹角」。

「旮旯」也可音「卡喇」，是「偏僻」的地方，廣東話常說偏遠得杳無人迹的「山卡喇」之「卡喇」，正字就是這「旮旯」。

「旮旯」，除「偏僻地方」外，還有指「居於兩者之間的位置」，讀音不是「卡喇」，而是「ca 嗏」，即一與三之間的二，便是「一、三的旮旯」，若用「打麻雀」術語，「旮旯」就是「卡窿」也。

有關「旮旯」，是「角落」的解釋，我有保留，因古書《易經》和《禮記》都有「角落」一詞的出現，甚或《詩經》亦有與「角落」意相等的「隅」字記載，而「旮旯」則到宋元時才流行，故我認為「旮旯」，是「山卡喇」，而非「角落」。

最後要提的，是「旮旯」兩字，在「日」字部首的！

蛋𣍐 粵蛋黃

「𣍐」，音「黃」，是「卵中黃」解，即「蛋黃」也。

「𣍐」，其實是「殼」字內，多加一個「黃」字合成的，取「殼內有黃」之意。

文字的演化，是從簡單符號開始，再細分類分工，並隨時代變遷，新事物湧現，而增加新字配合，圖形的文字更會改為有系統的筆劃書寫，及由少筆劃的，轉為多筆劃，否則，不夠用字去表達複雜的新世代；發展下去，文字的數量，卻又過多，其中有很多更是無必需的累贅，即如本文所講這個「殼內黃」的「𣍐」字，就太「論盡」了！

坊間，幾千年來都寫「蛋『黃』」，足夠說明是「蛋」內的「𣍐」了，何必再自找麻煩，筆劃多多的浪費墨汁和時間呢？

每一個時代，有「新生」的字出世時，亦有一批不受歡迎的「老」、「病」字，會被淘汰為「死」字。

「生老病死」，不只呈現於動植物身上，文字也套用得上，因為，文字是有生命的！

遴迍 粵論盡

為方便大家閱讀，我會用「俗寫」，例如，上一篇的「蛋黃」，當說到「無謂的麻煩」時，我用了「論盡」一詞，那末，「論盡」兩字，是否正寫呢？

手上資料，說「論盡」的，至少有三個，是為：「纍垂」、「龍鍾」和「遴迍」。

有說「纍垂」是北宋間出現的中原口語，是「衰憊」貌，指「年紀老邁，體態衰頹，行動拖沓，言語囉唣」等狀態。

另有說「論盡」一詞，是「龍鍾」的音轉，意為「行動不靈活」、「潦倒失常」、「走路難行貌」。

上述兩個解釋，皆不及最後這個「遴迍」清晰明確。

「遴」，音「論」，是「行路難」之意；「迍」，本音「准」，是「困頓」、「難移」之貌。「遴迍」，正好就是「處境困難，彈動不得」也，像廣東熟語的「兩頭唔到岸」之窘態，你話幾「論盡」呢！

怎樣「論盡」，也不及我，仍不敢肯定，哪個「論盡」，才是真正的「論盡」！真「論盡」呀！

椹板 粵砧板

為了紀錄香港的「集體回憶」，走到油麻地區上海街，逐間店舖探訪，發現那處仍有不少傳統行業的用具出售，例如，一兩尺厚的「大砧板」，這類高身砧板，是給肉檔用的，而魚檔的，則較薄。

「砧板」的「砧」，讀「針」音，本是「木」質東西，何解會用「石」字部首的呢？

「砧」，原是「搗衣石」，即我們看古裝片，那些婦女河邊洗衫，不是用手搓揉，而是用棍捶打，那打衣物的棍，便是「砧」矣！

「砧」，通「碪」，除了「搗衣石」外，還是「鑄鐵時受錘的墊具」，叫做「砧板」(或「碪板」)；古時，行極刑的腰斬及刀俎者，就是躺在「砧板」上任人魚肉。

在街市肉檔見到的「砧板」，應是木製的「椹板」，又作「斫木樽」。「樽」者，器物的腳，即是高高的「墊木」也！

肋腆 粵小掩

長時間劇笑，導致腹部兩旁肌肉痙攣，引起陣痛，這就叫做「笑到抽筋」，或「笑到肚痛」。

腹部兩旁的肌肉，我們叫它做「小掩」，那大家又知不知，「小掩」是何物呢？坊間印象，「小掩」應是一個器官般的實體，殊不知，我們人類身上，只有「小掩」的位置，而沒有「小掩」這物體。

「小掩」兩字，只是注音，其正字是「肋腆」。「肋」，從肉字部，是「人體脅肋下兩旁空輭部份」。「腆」，亦從「肉」，作「腰兩旁，肋與胯之間的輭凹處」解。按字面意，「肋」與「腆」，指同一個部位，兩字合成「肋腆」一詞，是中國語文常見的同義詞組合，例如「喜悅」、「明亮」或「牙齒」等等。

「肋」與「腆」有分別的，是「肋」，指明為「人體」的部份，而「腆」可用於「牲畜」身上。

哲學家思索人生意義時，常自問「我是誰」，我們普通人追求學問，請先從認識自己着手，連自己身上有乜都唔知，還說甚麼大理想呢？

貔貅 粵皮休

中國政府運送兩隻熊貓來港，執行政治任務，慶祝香港回歸十年，大搞統戰伎倆。

為了增加港人對熊貓的認同，有人向學童推廣「熊貓知多少？」這等教育活動，派發的資料中，有一項指熊貓的祖先，是「貔貅」！

吓！唔係呀？

「貔貅」，粵音「皮休」，是古時猛獸，據傳其形似虎，或似熊，毛色灰白，遼東人稱為「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另有說「貔」屬「豹」類猛獸，又名「白狐」；「貅」，深山猛獸之一，別名「貙」，亦作「鷙獸」。

「貙」，國音「吃」(chi)，是鷙獸；「鷙」，國音「至」(zhi)，是「凶狠的鳥」。

「貔貅」是凶殘的惡獸，是否「熊貓」的祖先？不得而知，但今趟送來的「熊貓」，原意是利用笨鈍樣貌的國寶，撫平港人的鬱氣，從而感受到國家賦予的厚愛，達至聽話聽教，共建和諧社會，咁就very good喇！

因貔貅凶殘勇猛，所以，古代行軍，列隊最前的軍旗，會繡劃貔貅像，作警眾唬敵之用。

又由於傳說貔貅噬食，是有入無出的，故舊時賭坊內，掛上一幅貔貅圖，以「貔貅座鎮」，象徵賭場的財富只有入，而無出，喻有贏無輸，莊家大殺三方也！

殿忾 粵甩咳

說話不流利，結結巴巴者，廣東話稱之為「甩甩咳咳」(或「甩咳」)，究竟，「甩咳」是乜傢伙呢？

「殿忾」兩字，少有分開使用，多為併成一個詞語出現，國語注音「陸骷」，粵音為「甩咳」。

嗱！不要凡見到那些少見鮮用、生僻古怪的字，就當是廣東方言字，這「殿忾」，是古漢語，宋代詞書《廣韻》已有收錄，是「不滑利」和「不穩」的意思。

「殿忾」，又可倒作「忾殿」；而「忾」字也可寫為「忽」或「忾」字。

「殿忾」，除了是「講話不流利」外，因此詞有「不滑利」和「不穩」之意，所以，「事情不順利」、「棘手」、「有阻滯」者，也可以說為「好殿忾」，甚至，引伸為「路途艱辛難行」，亦謂之「殿忾」。

一篇文章的好壞，除內容精采外，行文是否流暢通順，也是評核的準則之一，令人讀到「殿殿忾忾」，幾巴閉也徒然。

孻尾 粵拉may

「孻」，音「拉」，是方言字，現今注釋，作「最後的一名子女」解，殊不知，在宋代的廣東、福建一帶，稱「老年所生的幼子」為「孻」，到清代，才謂「末子」為「孻」。

我們常說考試最差，排名最後一位者，叫做「考第may」(或「孻may」)，並將「may」音字，寫作「尾」字，這是沒有錯的，但，原來，廣東四邑一帶，有一個更地道的方言字「屘」，正正讀「may」音，是「孻仔」的意思。台灣也有「屘」這個字，作「少子」解，即「幼子」，土音讀「滿」。

「孻屘」一詞，現作「最後」之意，例如：「佢孻屘都放棄咗……」

提起「孻屘」，想起一句已很久沒有聽過的廣東老語「包尾大翻」，此詞源自粵劇《六國大封相》，最後一段的兵將翻筋斗場面，是最精采和最好看的，故「包尾大翻」本意是「精彩絕倫」，如今卻變為「包尾最後一名」解。

濳振 粵tee騰

現在，常聽到一句熟語，指一個人在「發抖」，不管他是因受驚過度，或太凍關係，總之，全身不斷抖顫的，便叫做「發tee騰」。

「tee騰」，又叫「tee tee騰」，是正字「濳濳振」的音轉。

「振」，通「震」，是「抖動」和「搖動」之意，小學生也懂的了！「濳」，國音讀「至」，《玉篇》：「濳，寒身動貌。」即「因寒冷而身體發抖」的樣子。「濳濳振」，就是「很凍很凍的抖動起來」也。

順便一提，「顫抖」的「顫」字，本是「物體振動」，常用於解作「因寒冷或恐懼引起身體發抖」時，便與「戰」字通的了！「戰」有「害怕」、「恐懼」和「發抖」之意，例如：「戰慄」、「戰戰兢兢」等，都是「從個心振出來」也。

若「tee騰」的「騰」字，正寫是「振」，那麼，「騰騰振」的「騰」，又是怎麼樣的呢？請賜教！

輘轏 粵景轟

我一直強調，語言和文字，像我們的細胞，是有生命的。

凡有生命的東西，都會隨着生活的環境而不斷在變，變成怎麼樣，要看生存時環境條件而定，事前，很難作準確的預計。

現今，指兩人「有不可告之秘密」，廣東話說為「有景轟」，不特只語音唸作「有景轟」，文字也是寫為「有景轟」，那麼，「景轟」是何物呢？

「景轟」，是注音字，正寫是「輘轏」。

「輘」，國音讀作「零」，《集韻》注：「閭承」切，粵音則讀「鯨」，是「車聲」之意。

「轏」，《廣韻》：「呼宏」切，近音「羣」，屬象聲字，是「車行發出之聲」，並與「轟」字同，可解作「發出巨大聲響」。

「輘轏」，是古漢語，出自南宋梁朝之《昭明文選》，原是「羣車行走之隆隆巨響」，現卻引伸為「有大事發生」，並要「秘而不宣」，與古意剛剛相反，連正字也變了，真係估佢唔到！

餛飩 粵雲吞

「雲吞」(或「雲吞麵」),你一定吃過吧!「雲吞」二字,本來只是注音字,後來,卻成為「正字」。

「雲吞」的正寫是「餛飩」,《漢語大字典》對「餛飩」的解釋:「用薄麵片包餡做成的食品。廣東叫『雲吞』,四川叫『抄手』,湖北叫『水餃』。做法古今南北不盡同。」說明餛飩家族在各地的別稱了!

香港的「雲吞麵」,何解又叫做「細湧」(書面語是「細蓉」)呢?曾有人說,是來自大富人家指派女傭去買「雲吞麵」,「傭」與「蓉」同音所致;另有說是當年廣東南天王陳濟堂老婆宴客,請人吃「雲吞麵」時的客套話:「慢用!慢用!」的「用」字音衍變出來的。

上述兩說法皆不準確,我請教研究香港掌故的楊維邦兄,他的解釋是,未煮的「餛飩」入水後,會沉底,熟透時,餡的四邊薄皮似短裙的散開,浮上水面,其狀有若芙蓉花般「出水芙蓉」,因而得名。

以前,「雲吞麵」分大細兩款,大碗的叫「大蓉」(蓉唸「湧」音),小的叫「細蓉」。

餺飯 粵薄餐

美國的《時代雜誌》，將尖沙嘴重慶大廈評為亞洲區內，最能體現全球化的地方，對呀！在該大廈內，隨處可見到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各式人種，簡直就是一個「迷你聯合國」。

以前，逛重慶大廈，一定會幫襯那裏的印度小食檔，吃一片粗拙的薄餅。

印度薄餅，跟現時坊間的pizza不同，他們將一團麪粉，薄薄的攤開，直接放在火爐上烤烘，便是！而必勝客那類pizza（薄餅），原屬意大利式烤餅，塗有乳酪、蕃茄及肉類烤製而成的，中國大陸稱為「比薩」或「披薩」。

廣東人叫「印度薄餅」為「薄餐」，並非因為它是「薄薄的餐食」，其正字本是「餺飯」。

「餺」，音「薄」，是用麪或米粉製成的食品；「飯」，音「撑」，原是有甜味、熬煎而成的食物，後引伸為「糧食」解。「餺飯」，就是煎糯米粉之飣餅類食品。

「餺飯」，本是中國古時食物名稱，現已是「印度薄餅」的專有名詞矣！

炳鎞 粵辣鷄

到快餐店食晏，看到餐牌上，那鷄肉意粉旁，貼着一小標語，說美味「熱辣辣」，我受不了「辣味」，不敢吃，收銀員卻解釋並非味道的「辣」，而是即點即做，燙熱的「辣」，哦！原來寫錯字！

廣東人叫「熱」的「辣」，正寫是「炳」，粵音「nad」，用鼻音；「辛辣」的「辣」，粵音「lad」，無鼻音。

「炳」，是「熱」的意思，《廣州話方言詞典》寫為「焫」，作「焚燒」解，又是中醫用火燒針，以刺激人體穴位的一種療法。

香港俗語，指一個人「大為不滿」，就稱之為「熒過炳鷄」；「炳鷄」者，是銲錫之烙鐵，這銲接金屬的器具，熱度極高，故用以形容火氣盛之極點也。

好嘞！「熱辣辣」原是「熱炳炳」，那麼，「炳鷄」的「鷄」又是甚麼呢？有說是「機器」的「機」之國音所轉，亦有人考究為本音「批」的古時鐵具之「鎞」，現坊間全民俱寫為「辣鷄」。

𨇤𨈇 粵低威

本書第二篇，寫「威水」一詞的正字，是「葳蕤」。

今篇，想講一講「認低威」。

「低威」者，是「不再強勢」、「甘處下風」、甚或「有失面子」、「不如人」也！「認低威」者，即「認衰」、「認錯」也！

全世界一定以為，「認低威」的「威」，是有本領「威水」的「威」（即正寫的「葳」），但我查書考證時，權威無尚的《廣東俗語考》卻說：「『𨇤𨈇』，讀若『低威』。自承無力要人扶持，曰認句𨇤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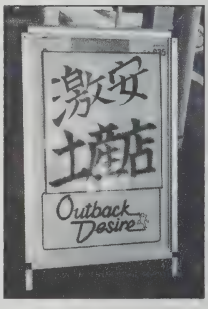
「𨇤」，音「低」，《說文解字》：「跛不能行，為人所引，曰𨇤𨈇。」《羣經正字》的邵瑛說：「此為提攜本字，今經典作提攜。」

按上述咁講，那麼，讓人扶一把的「提攜」，就是「認𨇤𨈇」矣！

盡心 粵激心

現今，廣東話稱「氣憤」為「激氣」，而「心存鬱悶」則叫「激心」。

「激」字，在古漢語裏，原作「水勢受阻而騰湧或飛濺」，再衍變為「急速」及「猛烈」貌，甚至引伸為「激動」和「刺激」，當然，也含有「憤怒」意的「激卬」，但，文首所言的「激氣」和「激心」之「激」，正寫是「盡」，作「悲傷痛苦」解，並且，多是「有盡(痛傷) 於心」的，故有「盡心」一詞。



「盡」，早已成死字，今無人用矣，才讓同有「感情衝動」意的「激」字所代。

「激」字，除在中國「激烈地」曝光外，在日本也十分搶眼。日本百貨公司門外，經常有大字指說「激安」。

「激安」的「安」，是「便宜」解；「激」字，是「非常」、「十分誇張」之意。「激安」，即是「賤價出售」也，所以，各位到日本掃貨的朋友，不要只懂「大割引」這個out咗的舊詞，還要學識「激安」二字呀！

香笄 粵香鷄

電視台選美活動的宣傳，就是安排各候選佳麗出來見傳媒，翌日報章，奉旨評頭品足，刻薄成風的大氣候下，甚麼麒麟臂、象拔腿、長平公主或女版八两金等專有名詞，啜核出籠。

記得，曾有報章形容一位參選者那瘦奀無肉、幼長如藤的腳為「香鷄腳」。

「香鷄腳」，簡稱「香鷄」，是香枝底部的小竹籤，當作持香的把柄，又是插香入爐灰時，固定位置之用。

「香鷄」的「鷄」字，正寫是「笄」，音「鷄」，是「一支長長的簪子」，古時，男女皆用來插住挽起的頭髮，或插住帽子；此外，當女子到了十五歲時，便可盤髮插笄，算為「成年之禮」，象徵「許嫁之期」，故詞彙有「笄年」，或「年已及笄」。

香港的選美節目，其實，是造就豪門公子找女友的活動，同時，亦是笄女釣金龜的大好契機。嫁娶兩面睇。

𡃁街 粵逛街

老朋友蔡瀾先生出山，在電視台主持他最拿手的飲食旅遊節目，巧妙地，把自己的姓名與節目性質，嵌成節目名稱，叫做《蔡瀾逛菜欄》。

《蔡》的宣傳片，將當中的「逛」字，唸作「gwang」(近音「慣」)，那是百份百的準確，並向香港中文語文老師補了一課。原因？

一直以來，中小學的中文課老師，教學生讀「逛」為「狂」(gwong)，故當《蔡》節目出街後，有小學生來信問，電視台是否讀錯音，或寫錯字。

「逛」，本是「走貌」，並有「外出閒遊」之意，我們常說的「gwang街」，便是這個「逛」。

中文字海裏，有個如假包換的「gwang」字，是「𡃁」，解作「往來」，即「兩頭行來行去」也！廣州舊語，指「無事遊蕩」，謂之「兩頭𡃁」，現被「逛街」取代了！

「𡃁」字，不難查，收在「臣」字部首內。有空，「𡃁街」之餘，看看書，查吓字典，會有不錯的收穫！

回糖 粵回塘

本書，寫廣東俗語來源，連續多篇，都用上生僻複雜的怪字，今篇的「回糖」兩字，小學生也懂哩！但，你敢肯定你識此詞語的真正意思嗎？

「糖」，本音「唐」，可轉調為「躺」，毋需專家解釋，大家都知那是「糖製食品」，泛指「糖果」吧！查字典，正統的解說，是「從甘蔗、米、麥、甜菜等提煉出來的有甜味的物質」；另一解釋，是「有機化合物的一類，分為單糖、雙糖和多糖等三種，是人體內產生熱能的主要物質」。嘩！多複雜！

一個人的能力、技藝到了某水平後，出現倒退現象，大不如前，廣東話就叫此為「回糖」。

究竟，「回糖」是甚麼一回事呢？

原來，甘蔗等含糖份的植物，過了成熟期還不及時收割，它的糖份就會逐漸消失，這自然定律，便是「回糖」，喻作老年人的機能萎縮，本領技藝亦一併退化也。

現今，很多人不知「回糖」的原委，一律誤寫為「向岸邊游回去」的「回塘」，這正正是港式文化的回糖！

躒地 粵loe地

當年，時任香港教統局長的李國章，就威嘛教院之聆訊，接受調查時，經常出言反駁，兼說話有趣，引得哄堂哈哈大笑。

表面高大神威的李局長，其實，甚有童心，愛講帶稚氣的兒話俗語，例如，最後一日被律師盤問時，他笑謔教院的行為，有如小朋友只懂「躒地尖叫」求正名。

翌日，全港報章大字「躒地」作報道。

這裏，「躒」讀近「畧靴」切，作「懇求」解。小孩子撒嬌扭計，想逼令父母答應所求時，通常會趴在地下，翻來滾去，舞手動腳，這就叫做「躒地」。

「躒」，原是廣東方言字，唸「loe」（高平聲），是「吐」的意思，例如：「吐唾沫」，叫做「躒口水」，而「十分滿意」的話，則叫做「躒飯應」。

狠毒的人，若讓他施計躒（畧靴切）得成功，往往，就係食人唔躒（吐）骨的時候。

句牙 粵狗牙

二零零三年，入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遇上一位好老師，許寶強教授，他有一名句：「真正的學問，是在畢業後，自己發掘出來的！」所言不虛。

現今科技，可令隨身的電話，也有影相拍攝功能，且因儲藏像素高，解像度強，畫面質素清晰艷麗，沒有「起狗牙」的情況。

我們說的「狗牙」(「牙」讀「啞」)，是影像邊緣線不直的，而且，有尖形的凹凸位，猶如獸齒獠牙，遂叫「狗牙」。

殊不知，這樣邊緣曲折的「狗牙」正寫是「句牙」。

我們從小到大，在學校，老師教「句」字時，只讀「據」音，例有「句子」、「句號」，哪有說過可作「彎曲」和「鈎子」解，並唸「九」音？

知道「狗牙」正字是「句牙」，是因為受許教授啟發，畢業後，不停努力追求喜愛的學問。老師一句話，終身受用。

徯醢 粵兒嬉

做事輕率不嚴肅，猶如兒童耍玩者，謂之「兒戲」，現今叫做「兒嬉」。

廣東話裏，另有一個跟「兒嬉」同音，但意思有別的詞語，是為「徯醢」。

「徯」，注音「兮」，是「等待」或「徯徑」之意。「醢」，音「希」，作「酸醋」解，但漢代揚雄撰寫的字書《方言》說：「徯醢，危也。」

近代兩位方言訓詁大師，詹慧慈和孔仲南不約而同地指「置物而危者，曰徯醢」，並引伸為「凡事不安穩」者，就是「徯醢」也。

當有些物件或事情，很容易破碎或失敗時，我們都會說：「乜咁徯醢㗎？」

地鐵話會拉講粗口的人坐監，但卻又說不出粗口的定義，這樣荒誕的行為，在今天妖氣衝天的香港特區內，早已見怪不怪！但香港是中國境內最有法律制度的地區，地鐵的舉措，是危險的徯醢吖？或是幼稚的兒戲呢？

歷亂 粵立亂

研究中國文字，雖然很過癮，但確實費神，就一個「亂」字，足已令人神經錯亂。

嗱！請問，亂，可分為幾多種亂呢？

凌亂、混亂、動亂、戰亂、叛亂、雜亂、擾亂、紛亂（昏亂）、胡亂、淫亂、意亂……還有很多亂法的，你可逐一解構它們所亂的分別嗎？我就搞唔掂嘞！總之，一句到尾，就是「歷亂」。

「歷亂」，是「爛漫」（分佈散亂）和「凌亂」之意，現廣東話叫做「立亂」，若加強語氣時，便是「立立亂」。

「歷亂」，變音為「立亂」，是因為「歷」和「立」的國語讀音相同。

「歷」，除了解作「多次」和「經歷」之外，更有「大亂」的意思，《大戴禮記》：「歷者，獄之所由生也。」盧辯注：「歷，歷亂也。」

現今，世道不明，是非不分，令人費神而不過癮，長此下去，我文首說過，會精神錯亂！

細嬰 粵細囈

「嬰」，讀呼喊聲「唉吔」的「唉」音，是「細小」的意思。《廣雅》：「嬰，小也」。《廣韻》：「嬰，細也」。

現今，已很少人用這個「嬰」字，只有舊式廣東話內，還保留着此字，不過，通常要與「細」字拼成詞語來用，是為「細嬰」，指「細微不中用，或不起眼的事」，例如，有建築師嫌一樁小工程太瑣碎，會說此乃濕星細嬰嘢，喻為看不在眼內的易事。

因「嬰」字，在江湖消失久矣，所以，有人自創一個「囈」字代替。

另有一詞，與「細嬰」近音的，叫做「細藝」(不是前面的「細囈」)。

「細藝」，原意與「正統中文」的「細務」同義，即「無關緊要的事務」，現多作「老人家為打發時間所做的一些瑣事，或小技藝」解。

大陸近代編纂的字典詞書，把廣東話內的古漢詞，視為方言細嬰的碎料，容不在眼內，這不是弘揚文化，而是文化大破壞。

焉道 粵邊度

六月四日，有朋友問：你今晚會去邊度？

廣東話保留着大量古漢語，甚或是我們視之為「文言體」的舊式書面語文字。

廣東話的「邊度」，作「哪裏」解。「邊」字，只是「邊旁」、「邊界」等「邊緣」之意，一點詢問意味也沒有，咁，其正字係乜呢？

查問「去邊度」的「邊」字，正寫是「焉」，本音「煙」，《廣韻》：「焉，何也」，《詩經》及《左傳》等古籍，不時以「焉」字作「表示疑問」之用，《辭源》並注釋為「猶今謂『哪里』」（里，「處」也）。

「焉」，已有「哪處（哪裏）」的意思，咁「邊度」的「度」字，又怎樣呢？

「度」字，都沒有「地方」的含意，當然不是正字。

「邊度」的正寫，應是「焉道」。

「道」，解「道路」之外，也是方位，古時並作為「行政區劃名」，正好是「一處之地」也！

當八九民運未見平反，六四晚去「焉」？當然係維園啦！

牙齾 粵牙擦

廣東話裏，指一個人能言善道，兼自命不凡，就叫做「牙擦擦」。

「擦」，是「摩擦」，或「揩抹」的意思，跟「口出狂言」和「自視甚高」，有何關係呢？

查實，那個「口齒伶俐」，而「沙塵招積」的「牙擦擦」，正寫是「牙齾齾」。

「齾」，又可寫為「牙齾」，音「擦」，是「牙齒堅利」的意思，《集韻》:「齾，齒利」，再引伸作「齒利斷物」解。

「牙齾齾」，就是「牙尖嘴利」，有着無堅不摧的口才，唔牙擦就有鬼。

話說回來，現今香港，仍有很多人搞不清楚「擦」與「刷」兩字的分別。

「擦」與「刷」同樣有「揩拭」和「塗抹」的意思，很容易令人混淆，例如「擦鞋」，也可以是「刷鞋」，但「擦面」，就不能寫作「刷面」；清潔的「洗刷」，也不能變成「洗擦」。

最緊要記着，「刷」是一件「擦」東西的工具，而「擦」多是用作動詞，但「刷牙」只能用「牙刷」。

祲䣌 粵朕除

以前，寫《正字正確》一書時，曾講過「氣味」是稱為「一陣䣌」(䣌音「除」)；後來，收到一位讀者來言說，廣東話不是叫「一『陣』」的，而是叫「一『朕』」，問我有無搞錯！

在報章小小方格內，以有限字數說文解字，為方便大家閱讀，我間中會用「俗寫」(或「俗字」)。

「一朕」的「朕」，現坊間，大多寫為「陣」字，除了近音外，還取其量詞「一段段時間或空間」之意，例如，蘇軾的《南鄉子》：「一陣東風來捲地……」。

有說「一陣」的「陣」字正寫是「朕」，因「朕」字除皇帝自稱外，也可解為「形迹」，而氣味的「䣌」，正是無形物質，故而得名。

我多年追尋的結果，認為不論「一朕䣌」也好，「一陣煙」也好，這「朕／陣」音的正字，應是「祲」，原音「浸」，本作「妖氣」解，《楚辭》舊注：「祲，惡氣貌」。不受歡迎的臭味，那祲煙䣌，正正就是惡氣也。

咳嚏 粵乞癡

看電視廣告，見一人猛力地打了個噴嚏，同時，畫面彈出大字幕，寫着「乞嚏」兩字。

「打噴嚏」，廣東人稱之為「打乞嚏」，坊間的多寫作「打乞癡」，這只是用近音字，按聲記音而已！

「乞癡」的正字，是「咳嚏」。

「嚏」，可寫為「嚔」，原音唸「替」，現廣東俗讀做「癡」，《玉篇》：「嚏，噴鼻」，即「鼓鼻出氣而有聲」解。書面語「噴嚏」，是「鼻受刺激，急劇發氣作聲」的意思，也有倒寫為「嚏噴」。

上述電視廣告的字幕「乞嚏」兩字，對錯各半，「乞嚏」的正寫，應是「咳嚏」。

「咳」，除我們平常作「咳嗽」用之外，也有「并氣」之意，即「氣體從嘴裏吐出，並發出聲音」，這正與「嚏」意一樣，早在西漢時期編纂的《禮記》一書，已有「嚏咳」一詞的收錄。

「打咳嚏」(噴嚏)，古時又稱「人道我」，意指「有人於背後對我有議論」也，此風俗講法，傳流至今！

舀飯 粵腰飯

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語言和文字的使用，變化頗大。

以前，大陸用語，很受香港影響，並常模仿及採用；現今，香港話裏，逐漸多了大陸詞彙，例如：「冷氣」說為「空調」、「精英」變成「尖子」、「班底」改作「班子」……

香港的電視劇集，以廣東話為主，但字幕則十分「白話體」，應是為了服務非廣東族羣的同胞吧！

劇中，演員說「去河邊『揮水』」，字幕打出「舀水」。

「揮」，粵音讀「畢」，與「舀」同義。「舀」，唸「腰」，是用「瓢、勺等器具挹取東西」解，主要是「舀水」和「舀飯」。

「勺」，即廣東人的「壳」也。打側個壳，插入水或飯裏，然後，用力一刮，盛起所需的份量，這便是「舀」或「揮」的動作啦！

語文有趣的地方，就是「舀」，並非廣東字，卻十分廣東化，廣東人說「舀心舀肺」，就是指用硬物插在心肺裏，刮一下之痛也！

墜後 粵the後

按香港政府的教育理念，小學生認識的中文常用字，約二千六百字便是，中學生要有四千七百字。

坊間出版的小字典（中、小學使用的），以單字計算，約有八千字，就算是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高級新詞典》，包括異體字在內，也只不過是一萬一千多個。我們經常提及的《康熙字典》是四萬幾字的！

識的字越少，表達力和思考力則越弱！競爭力更墮後人家幾個馬位！

「墮後」，是「衰敗落後」之意，但中文詞滙內，只有「墮落」，而無「墮後」，雖然這兩詞都有逐漸沉淪下墜的意思，但「墮後」的，不一定會「墮落」。

廣東話裏，保留着「the後」一詞，其「the」音字，正是「墜」，小字典的解釋，是「土堆」，查實，它有「物體下垂的樣子」，人老了，肉質鬆弛「the」下，便是此「墜」。

「墮下」是「跌落」。「墜下」，才是「慢慢的墜下」。

識多幾個字，有百利而無一害。

叵羅 粵波囉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上演了兩場兒童劇，叫做《我係金菠蘿》。

現今人叫如珠如寶的小孩子做「金波囉」(音)，並非上述的「金菠蘿」。

「菠蘿」，只是那果肉帶酸味，殼呈鱗片狀的熱帶水果，又即「鳳梨」，就算說是金鑄的，也不是「正名」。

真真正正的貴重物，是古代酒器「叵羅」，相傳，此乃飲酒用的金杯。《北齊書》記載過神武帝宴請羣臣時，席間失去了金叵羅而下令全部人脫帽搜查，結果在祖珽的髻上尋回，連皇帝也珍重的東西，多名貴哩！

另有同音的「笸籮」，只是「用竹蔑或柳條編成的盛物器」，不值錢的家具而已！

「叵」原音「頗」，是「不可」的意思，成語「居心叵測」，便是此字。稱小孩為「金叵羅」，是他有被「縱壞了」的意思。

現今廟宇內擺設的「錯版」金波蘿。

摸黃 粵摸黃

現坊間，有句口頭禪：「摸黃」。

何謂「摸黃」呢？常形容一個計劃，本來進行得頗順利，但無緣無故的，突然中途失敗而叫停；又，若一樁生意，雙方談不攏而告吹，亦可叫做「摸黃」，甚或簡單的說「黃咗」(即「黃了」)。

廣東人打麻雀牌，到尾都無人「食得出」(即「胡牌」)，這「和牌」局面，除了叫「摸和」之外，又是叫做「摸黃」。

究竟，「摸黃」的「黃」，是甚麼一回事呢？

《現代漢語辭典》：「黃，指事情失敗，或計劃不能實現，如：買賣黃了。」《北京官話俗諺集解》：「(大意)各地方言以事物營謀不遂，或誠意中途打消，謂之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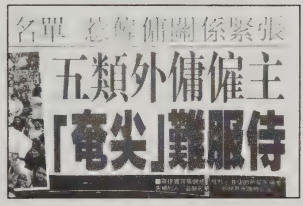
「黃」，除了是顏色和姓氏外，也解作「事情落空」，這並非廣東方言，而是全中國各省常用的口頭話，《紅樓夢》內亦多番使用哩！只是我們覺得此話好俗，少用，至不懂而已！

腌臢 粵奄尖

嗱！下列有幾組字，讓你揀來用，你會選哪款呢？計有：「懨尖」、「奄尖」、「俺儉」、「腌臢」和「腌臢」。

除第一個「懨尖」是注音字，和第二個「奄尖」是俗寫之外，後面三款，都說「有可能」是正字。

「奄尖」（用俗寫，是方便各位閱讀），大家都知是「過份挑剔」之意、並含有令人受不了的意氣。


名單 惹鬼傭關係緊張
五類外傭僱主
「奄尖」難服侍
《星島日報》

「懨」，是「太過沉靜的悶氣」，即「懨懨悶」、毫不「奄尖」。

有訓詁家說真正的「奄尖」，是原意「不潔」、「不明不白」和「惡劣」貌的「腌臢」（通「腌臢」），並說「因其污穢而身心不舒服，即懨悶，卻引伸出『糾纏』、『挑剔』而使人討厭之用義」云云。這解釋，帶點「夾硬嚟」。反而另有人說「俺儉」，是「存心帶着邪意的態度」，還更接近「奄尖」的含義。

做研究，一定要有「奄尖」的態度，才能追查到底，找出真答案，但還未有結論前，點算呢？吓！都係用住「奄尖」先啦！

搯掅 粵抽秤

前文，寫「過份挑剔」的「腌臢」，用了俗寫「奄尖」兩字；今篇，另一個同有「挑剔」意的詞語「抽秤」，也是坊間大眾認可的「正字」，其實，這也是俗寫，正字應是「搯掅」。

我曾在《正字審查》一書內說過「抽」，只作「拔出」和「抽取」解，「搯」才是「端起」和「挽起」意的「秋」音正字。

「掅」，粵音「秤」，是「抓住」和「提起」的意思，與「搯」字合併成「搯掅」，就是有「抓人錯處」的意味。

「腌臢」和「搯掅」，同樣有「很挑剔」的含義，但兩詞是有分別的，「腌臢」的「挑剔」是一種「性格」，而「搯掅」則是一個有「批判性」的行為／行動。

前民建聯主席馬力曾「搯掅」香港人對六四的關懷，說出沒屠城言論，被人指為冷血無耻，這批評的責斥並不是因腌臢而「搯掅」他，而是此人卑劣該罵。

趫聲 粵咄聲

世界各地語言，都有擬音詞，最常用於感嘆時，中文字就有不少這類字句，例如：「唉」、「呀」、「啊」，多是用「口」字部配同音字組成。

廣東話裏，有一句：「佢cyut聲，就走咗！」或「cyut聲，唔見咗人」，即指「cyut」這短急一聲之內，人便很快的走了！

從上述印象，「cyut」音，似是人走時，帶動氣流的風聲，有若「颼」(音「收」) 之用法。

誰知，走時的「cyut一聲」，並非擬聲字，而是由「急走」貌之「動詞」演變出來的，有兩字可用：「趫」和「犰」，同是唸近「咄」。

「趫」，是「狂奔急走」之貌；「犰」，是「野獸驚忙疾走」的意思。

古時，有「趫然離去」之說，現今，無必要復古複雜化，懂得用「咄一聲」這「咄」字，已算不錯的了！反正，「咄」也是一個象聲嘆詞，只要我們知道「cyut一聲」，源自「急走」動作，便夠了！

係卦 粵係啩

中國方塊字的產生，是按獨特的「形、音、義」劃出來的，它有一定規律依循。

中國詞語，是由兩至數個方塊字組成，它們的結合，也是有其文化基礎原理的；研究中文詞彙，可從中國歷史切入，同時，也看到中國民族的性格。

廣東話裏，有一助語詞，音「卦」，常用於「對一事不予置否時」說出的，例如：「唔係卦！咁都得。」又或「係卦！佢係咁講過喎！」

現今，香港的字典，將「卦」音字，加個「口」字部首，寫成「啩」，並將之通作「吧」字，因「吧」這象聲詞，也有「表示同意」之意，例如：「好吧！」查實，粵方言內的「係卦」的「卦」音字，正寫就是「卦」，源自中國古代文化根源之一的「周易」之「卦」。

「卦」是古時筮法的一套符號，卜問吉凶的方法之一，因其只是「推斷」，未能「確定」作準，所以，凡說未敢肯定之事的話，多以「卦」字結尾，這字產成的文化表述，現只留在廣東話內。

槽飯 粵撈飯

二零零七年，不少傳媒，藉香港回歸十週年，大搞集體回憶專輯。有關食的，全抓着絲襪奶茶和拮拮魚蛋為代表，而忽略了香港人最自豪的魚翅撈飯。

八十年代，是東方之珠最光輝璀璨的時刻，香港人袋裏的錢，有永遠用不完的能耐，魚翅撈飯，平常小事啫！

「撈飯」的「撈」字，是個錯別字，正寫應是「槽」。

「撈」，有兩個讀音：「lo」和「錨」。用不正當手段取得的，就要讀「lo」，例如「撈油水」、「撈粗嘢」，所以，那些行蠱惑的人，便叫「撈家」；而從水或其他液體中取物的，讀「錨」，例如「打撈」。

「槽」，音「lo」，是「手攪」的意思，坊間從沒有人用「槽」此正字，卻一面倒的全誤用「撈」字，原因？香港撈家多之故。

回歸十年，令人追思的美食，不是風光的魚翅槽飯，而是代表堅忍的「豉油槽飯」。

跋低 粵loey低

平日，最愛搜集順口溜，因這是民間智慧之精華。

在政治開明的時候，順口溜是民生閒情的創作；在正義不彰的時刻，順口溜就是民情渲洩的工具，也是歷史的一面鏡。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句香港順口溜：「大隻𠯿𠯿，loey落坑渠」，是指一個表面精壯健碩的人，跌倒街頭，喻「外強中乾」。

我在《正字正確》一書內，講過「𠯿」字，音「雷」，解作「大」也；今篇，想說個「loey」音的中文字，這個粵音「loey」，是「急忙的撲過去」之意，例如，股市大熱，就有好多人loey過去，以為有金執。

此個「loey」音的字，正寫是「跋」，本作「足跌」解，即「失足跌倒」也，故廣東話有「跋低」一詞；「跋」，也有「鑽進入去」之意，「跋個頭埋去」便是「一頭栽進去」也。

「大隻𠯿𠯿，跋落坑渠」這類民生遊戲文章，消失久矣！近年，在中國內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聲討貪官污吏的無奈憤言。

霑汁 粵點汁

世間，某些事宜，經過人類長時間的執行，加以確定其重要地位後，那常規習慣，便會變成「風俗」，世代相傳下去。

現今，時代步伐急快，很少人可靜下來，審視老祖宗授予的隔代智慧。

自幼，便懂得，將食物蘸醬油這動作，就叫做「點豉油」。

「醬油」，廣東人稱為「豉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那麼，挾着食物，「點」落「豉油」裏，不就是「點豉油」嗎？何解，「蘸」這個動作，會叫做「點」的呢？

查字典，「點」字有三十多個解釋，卻從沒一個有「沾」到醬油的意思。反而，「蘸」和「沾」，卻有「以物沾水」和「浸濕」意。

「蘸」或「沾」，才是「點」音的正字？可能係㗎！但《廣州語本字》說正寫是「霑」，本音讀近「餂」，是「把東西放入水中，取出」也。哪個才是「點汁」的正字呢？自己想想吧！但千祈不要被人「老點」便是！

倓頸 粵硬頸

自幼，不少老人家常對我說：「嗱！做人，唔好死牛一面頸，托杉要識轉膊，咁先會發達㗎！」

至今，我仍是窮鬼一名。

做人，不圓滑、固執、堅持己見，臭脾氣的性格，廣東話就叫做「硬頸」，即老人家所說的「死牛一面頸」也。

「硬」字，是「堅固」、「剛勁」、「蠻強」、「不靈活」和「不可改變」的意思。「硬頸」，毋須再解釋吧！

殊不知，「固執」意的「硬頸」，正字不是「硬」，而是同音近義的「倓」字，《說文解字》：「倓，直項莽倓貌」。「項」，即「頸項」也。「直項」即「莽倓」，作「倔強」的樣子解；而單字「倓」，又可作「直戇」之意，因逢「硬頸」的人，多是不懂時務的戇居仔也。

今日，全世界都只知「硬頸」，而不識「倓頸」，若死要用「倓」字，兼指人家的「硬」字為錯，那就真「戇居」啦！

最後要說的，是當年叫我轉膊的人，全是死窮鬼，迄今，無一個發了達。

掬氣 粵谷氣

樓上廁所漏水，滲落我家天花板上，令牆身濕潤，繼而漆油隆起，這「凸出」的現象，廣東話叫做「谷起」。

「谷」，是「山谷」，或「兩山之間的水流處」，當然，不會是「隆起」的「谷」啦！

「凸」起的「谷」，正字是「掬」。

「掬」，多作「兩手拼攏，成一個窩狀」之動作，通常，「掬手」作盛物之用，例如載水，或捧飯，所以，「掬」又可解為「捧」，《宋史》：「……渴甚，下掬海水飲之。」

此外，「掬」字，另有「翹起」的意思，凡物離開所附的本體，而突出者，就叫做「掬」也。

因「掬起」必然是「鼓起」的，就像我家天花板的漆油，還未剝落前，就鼓脹起來了，所以，有人說，這個「掬」(「菊」音)，就是咱們廣東人鼓着氣的「谷氣」那個「谷」之正字，吓！是耶非耶？查究吓先！亦有人說，正字是「局」，若你知答案，請來言賜教！

齜眼 粵雞眼

如果你是我的老讀者，相信，你會記得，我在《正字審查》一書講過「鏌鋣」的「溪錢」之「溪」字，正寫是原讀「之」音的「瘥」，而因「之」與「計」的國音相近，粵音的「計」與「溪」又相若，所以，「瘥」的「之」音，變為「溪」啦！

說了一大堆舊話，就是想講今篇「齜眼」的「齜」字，《篇海類編》：「手足生皮堅也」，即「手腳掌上所起的繭」也。

「齜」，讀「滋」，因「滋」與「鷄」的國音相近，傳到南方廣東，則只取「鷄」音，而棄「滋」音，所以，在「皮膚上凸了一粒小肉釘」的「齜眼」，便唸成「鷄眼」。

小時候，大人說「鷄眼」的解釋，是因為那隆起的「齜眼」，圓圓細粒，有若「鷄隻眼睛」的樣子而得名，那是坊間誤說，以訛傳訛之文化解讀。

「齜眼」這小肉瘤，是無毒性，又不阻礙生活的，恰如「齜眼」變成「鷄眼」，沒甚影響，但始終是皮膚病，要否根治，看個人的決定了！

眛痕 粵蚊鷄

前文，說了一個讀「鷄」音的皮膚病的字，「齜眼」的「齜」；今篇，另講一個「鷄」音的皮膚病的字，是為「痕」。

單字「痕」，只作「瘢痕」解，沒甚特別可言，但，與「眛」字合成「眛痕」一詞，就唔講得笑矣！

小時候，唔聽話，阿媽便說：「你咁曳，第二時，娶個眛痕豆皮婆，你就知死！」

嘩！好得人驚呀！

「豆皮」，即染了天花病，塊面凹凸醜樣啫！那麼，「眛痕」又是甚麼呢？原來，「眛」，粵音「蚊」，是「眉睫之間的部位」也；「痕」，音「鷄」，是「創傷痊癒後的一塊疤痕」。「眛痕」，就是眼尾眉中的一面不好看的「瘢痕」。若是天生的，還會有色斑和眼角「戚」起，兼凹陷一片肉似的！

另外，「瘢」，粵音「班」，是「皮膚上的斑點」，我們常說的面部「雀斑」，正字就是此「瘢」，記住啦！否則，識個眛痕豆皮嘅，你就知死！

巷 粵冷巷

今天，我們叫橫街窄巷，或分隔兩座樓宇之間的小路做「冷巷」，咁！大家又知不知道，何解稱此為「冷巷」呢？因「冷清少人行」？

當然不是啦！

「冷巷」的「冷」字正寫，是「巷」，粵音「冷」，是「道路」的意思，也可解作「獸迹」和「事迹」，總之，觀其義，就是「少人用的小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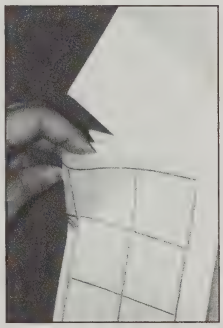
北方人很少用「巷」這字，現只剩下廣州話保留此字，作為「屋中通行之道」解，那是說，「冷巷」一詞，不一定是指「屋外的小通道」，即室內的「走廊」，也可稱為「巷巷」，反映舊時的大屋巨宅多恢宏廣闊！

有說「巷」，除了讀「冷」音外，也唸作「杭」音，與「冷巷」的「巷」字近音，那麼「冷巷」二字，都是「巷巷」？哦！讀「巷」為「杭」，是國音的注音而已！這正是南北音之別，也即文化差異的最佳例證！

濕篾 粵濕naum

廣東話裏，有一個詞彙，指「被水沾得全濕」，或「浸到濕透」之意的「濕naum」。

「濕naum」的「naum」音字，正寫是「篾」，讀近音「冧」，有兩意，一是「篾墨工人的用具」，二是「墨漬濕且濃」也。



小時候，上學，是有書法堂的，即用毛筆練字。那時的習字簿，有分兩款：寫大字，要用九宮格簿；寫細字，則用一行行小格仔的抄書簿。

兩種習字簿，都是用很薄的玉扣紙製成，墨汁很容易透過底，所以，習字簿的頁與頁之間，留有空隙，給我們插一紙皮入內，分隔兩頁，不讓墨漬滲去另一面。

「濕到透」的「篾」，除了原意的「墨漬」外，現引伸凡被水沾得盡濕，也是「篾」，例如被大雨淋得「濕篾」，便是也！

「濕篾篾」，只留存在廣東話裏，北語則叫做「濕漉漉」，一點也不傳神！

巖儳 粵癌慚

「巖儳」，讀若「癌慚」，有寫為「巖巉」，是「凹凸不平」的意思。

「巖」，多作「高峻險要之山峰」或「洞穴」解；其實，「巖」，是「一堆石」之意，《玉篇》：「巖，積石貌」也。一大堆石頭，不高低凹凸，就奇怪矣！

「儳」，音「慚」，是「雜亂不齊」的意思，一大堆巖石胡亂的擺放，又怎不「巖儳」吖！

中文詞匯裏，有「巉巖」一語，即「高險的山石」，倒詞便是「巖巉」，那是否就是「巖儳」呢？

當然不是，我起題用「巖儳」，是有用意的，因為「儳」字，除了「雜亂不齊」外，還另有解釋，是「相貌醜惡」也，那是「巉」字意所沒有的。

現今人説的「巖儳」，不特只是「物件」凹凸不平，還可指「事件」不順利，甚至會用來形容一個人的面貌，這並非説某人臉頰不平滑，而是批評他很討厭，面目可憎，與此同時，也用以描述一個人相貌生得不漂亮，兼有點古怪，並稱之為「巖巖儳儳」。

打襝 粵打襲

皺紋，是歲月蝕食的見證，所以，女士們很怕臉上的皺紋，因會出賣她的芳齡。

步入中年，面龐最早出現的皺紋，多在眼尾梢角處，與眼睛結合後，因形似魚尾，遂這部位的皺紋，叫做「魚尾紋」。

當一個人笑起來，面皮向上翹，眼梢的魚尾紋便自動的疊起，這便是廣東話的「眼尾打襝」。

「打襝」，是「摺疊」之意。「襝」，通「褶」，有兩音，文讀為「摺」，白讀（口語）近音「襲」，作「褶皺」和「折疊」解，即「摺痕」也。

現坊間，將女士們的「百褶裙」，寫為「百摺裙」，是不對的，因「摺」，是已「摺疊」之動作，而「褶」，是已摺疊後，留下的痕迹，大有分別。

「打襝」，不一定在眼尾的，在肚皮和屁股臀下出現的摺痕，則叫做「橙皮紋」，更嚇怕女士們。

青海・文成公主進藏紀念碑。

碣碑圖

寫錯字的宣傳板。

怫憒 粵閉翳

中國傳說，龍生九子，其中一子是愛背重物的「贔屭」，即那樣貌似龜，而背上壓有大石碑的神物，在皇宮廟宇庭前定當見到的。

「贔屭」，粵音「閉翳」，因常被重物壓着，彈動不得，猶如我們心情困惑，無法紓解之境況，所以，煩悶難釋時，就叫「贔屭」。

我曾在《正字正確》一書解說過的了，本篇，再講「閉翳」，是因為在《廣州語本字》一書內，赫見「怫憒」一詞，說是「閉翳」正字，在有聞必錄的原則之下，要記錄下來……

「怫」，國音「廢」，作「心不安」解，也可讀「痺」，是「悖逆」之意。

「憒」，音「衛」，作「不得志」和「心不安」的意思。《集韻》：「怫憒，心不安」也。

「怫憒」，國音「痺衛」，與粵音「閉翳」聲韻俱近，轉音而成，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憂悶的，不管是「贔屭」或「怫憒」也好，總之，就不是「閉翳」。

蹊低 粵踡低

「踡」，這個字，全香港人都識的了，即「蹲」也，無甚特別吧！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流通坊間的「踡」字，一直都被指為不是正寫，但，至今，卻仍未見其「正字」真身出現，更不知道個「俗寫」的「踡」字，是何時面世，又是誰「發明」的！一批外省籍的「文字專家」，曾說「踡」的正字，是「貓」，因音近，和取「貓隻的蹲姿」而得名。

內地同胞踡在彌敦道上。

番禺籍的粵字專家詹憲慈先生則說「踡」的正字，應是「蹊」，解作「踞」的意思，即「蹲」也！跟「踡」同義啦！但「蹊」字，國音唸「去」，與粵音「踡」，相差甚遠。

「蹊」是否就是「踡」的正字呢？有待高明指教！但舊香港話有「踡低咳」一詞，來自英文motor car的諷刺語，是指「經常失靈，壞在路邊的死火老爺車」，因它太殘舊，其機件臨失效前，會咯咯作響，最後，才停頓不動，如踡着喘氣也！這極具創意的「踡低咳」一詞，快將消失，在此急急記下！

誺人 粵賴人

未入正題之前，我想問問大家，「面」和「臉」有何分別呢？又或「牙」與「齒」，又有何不同呢？

現今，若有一件事，做得不好，出了岔子，某某將責任推卸給別人，廣東話叫做「賴人」；如果，將失敗歸咎於莫名其妙的理由時，那就稱為「賴三賴四」。一直以來，上述「抵賴」意的，都用這「賴」字，應無甚不妥吧！

「賴」，是「依靠」、「誣枉」、「不承認有其事」的「無賴」的作風和行為，所以，「賴人」或「賴三賴四」皆沒錯的！但卻並非真正的正寫。

將失敗的原因推卸給別人的「賴」，正字是「誺」，讀音「賴」，作「以言相誣」解，即「說話虛妄不實」的「誣蔑」及「毀謗他人」，又或「欺騙別人」。

中國文字，由簡單的甲骨文，至筆劃十分複雜的四方字，再一義多字的細分下去，是文化的進化？或是退步呢？

分別到「面」同「臉」未呀？

背褡 粵咩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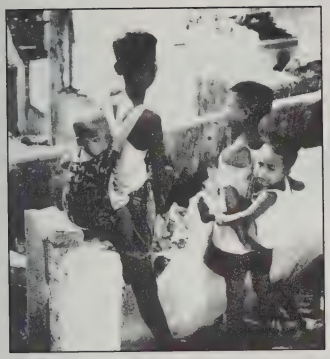
裹包着小孩，以便背起的布帶，今人寫為「孭帶」，唸作「咩戴」，其正字是「背褡」。

「孭」，是新粵方言字，是「用後背負物」之意，如「孭仔」或「孭鑊」(背黑鍋)。「帶」，就是「帶子」也。

「背」，除了是「背脊」或「背後」的意思外，也作「負荷」和「用脊背馱物」解，後有人加了「手」字部，寫成「揹」，以示動詞之用。「背」和「揹」，國音皆讀「bei」，粵音則讀「孭」！但，「背脊」的「背」，要唸「貝」。

「褡」，又可寫作「褡」，國音近「tea」，本是「覆蓋小兒的衣被」。我們所見的「孭帶」，是一大塊丁方布作底，加四條帶子，縫製成的，這設計便於裹包着小孩，背之，正規中文，是為「襁褓」。

當今父母，用「孭帶」(又可寫成「背帶」) 孭子女於胸前，是可以直接看護他們，並與小孩面對面的互望，增加感情的親子活動；傳統中國的「孭帶」，是揹在背後，這不是不愛惜子女，而係可以一邊湊仔，一邊工作，反映中國的苦難現實。



六、七十年代香港背小孩，乃十分普遍。

鑊鱸 粵鑊撈

早前，與一羣剛畢業的中學生談天，講及烹調煮食，他們異口同聲都說，聽過有「鑊撈」這東西，也知道「鑊撈」是鍋底黑色的東西，但不知「鑊撈」是何物，及其形成的原因，甚至，有人說未曾見過……

時代進步，社會發達，人類的物質生活也不斷改善，舊有的東西，消失於無形矣！

「鑊撈」的「撈」音字，正寫是「鱸」，即鍋底下的黑炱。

「炱」，音「台」，解作「烟氣凝積而成的黑灰」。

以前，沒有電力煮食，甚或煤氣不普及時，只有燒柴枝，再巴閉者，是用火水。煮一餐飯，不特只鑊底薰黑，就算廚房天花頂，也被薰得黑沉沉，再者，這些黑烟物質，對人體健康不太好！

新一代的年輕人，沒見過鑊鱸，好比被工人長期照顧的小孩，只見過批掉外皮的蘋果，而不識紅蘋果一樣，令人憂慮太幸福會損壞人類的智能。

槑貿 粵近音「紐教」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綠皮書」，提供斬件式諮詢，以表尊重民意，讓大眾按意願選擇理想的「普選方案」，但這執藥般的套餐，好比賭馬的三重彩，有過百個組合。三個月諮詢期後，最終，還是令社會面對另一次更複雜「紐教」的爭拗。

「紐教」，只是一個注音詞，意思是「混亂」、「無條理」，甚或指一個人的「品格不佳」也！

「紐教」的正字，有說是「摎攪」，或「繚繳」。晉朝《三都賦》內之「吳都賦」注：「槑貿，眾相交錯之貌也」；明朝朱謀㙔的《駢雅》：「槑貿，糾亂也。」

「槑」，唸「撈」上聲；「貿」，讀「教」下去聲。

「貿」，單字可解作「犬因受驚駭而吠」，《辭源》注：「犬雜吠，轉為擾亂」。

狗隻太驚慌而亂叫，做成「槑貿」現象，這是文字學上的詮釋，但政壇現實裏，何嘗不是有人驚惶槑貿嗎？

嚡薩 粵那渣

平生，最討厭看到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把弄權勢，要手段，出暗招。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綠皮書，名義上，讓人們自由組合一個方案，實則，是要人在政府既定的框架內選擇，那即是在一堆蘋果內揀生果吃，不想食蘋果的，就無生果吃了！

廣東話指人使出卑鄙手法行事，就叫做「那渣手段」。

「那渣」的正寫，是「嚡薩」，解作「不中貌」、「粗率」和「不檢點」之意，此外，《朱子語類》內，亦有跟「那渣」同音的「嚡苴」一詞，意為「不熟」和「粗糙」，而單一個「苴」字，是指「糞草」、「糟粕」，比喻微賤下等的東西。

現今，「嚡薩」者，是作「骯髒不潔」解，即「污糟」也，引伸為「下三流的手法」，算是「嚡薩手段」。

「嚡薩」的「嚡」字，沒有「草」字頂的遮掩，就是胸懷坦白，光明磊落的「磊」字。

熱鞠 粵熱辣辣

天氣酷熱得反常，在全球暖化下，香港天文台長預言，若大家再不關注地球環保問題，五十年後，香港將會沒有冬天。

地球體溫持續上升，近十年的氣候暖化，已看到，不用五十年，中國南方再沒冬天了！

猛烈陽光照曬下，渾身是汗，那熱烘烘的感覺，廣東話叫做「熱炳炳」，很多人不知有「炳」，這個解作「溫暖」的字，常錯寫為「辣」。而正式「熱炳炳」的「炳」，卻是「鞠」。

「炳」，雖有「熱」意，但仍不及「鞠」字正宗標準，一千五百年前，南朝的《玉篇》注：「鞠，熱鞠鞠」也。

世界是轉變不停的，再寫超古死字，那沒意思的，懂「炳」字已不錯了！

腉朘 粵肉酸

「嘩！佢個樣好肉酸呀！」這是廣東常用語，指一個人樣子醜陋。

「唔好『唧』我啦，好肉酸呀！」(「唧」字正寫是「趼」，用手指搔人癢處也)，這裏的「肉酸」，是形容痠癢難捱。

上述「肉酸」二字，是錯寫之外，其解釋也不正確，正寫應是「腉朘」。

「腉」，是從「月亮」的「月」字部首，而非「肉」部，讀「女六」切，音「肉」，是「皺縮」、「不伸展」(即退縮) 及「遲緩」貌。

「朘」，從「肉」字部，「子泉」切，讀作「酸」，是「削減」、「收縮」之意。

「腉朘」，本意是「收縮」、「不寬伸」也！

我們肢體受人搔癢而收縮，便是「腉朘」，而非「肉之酸輭」；因瑟縮樣子，引伸為物之不優美和難為情者，就是「腉朘」。

搭颯 粵答霎

指人無責任感，做事沒頭沒尾，說話顛三倒四，廣東話皆叫做「無搭颯」，究竟，「搭颯」是甚麼呢？

唐宋年間，寫為「踏趿」，解作「以事之不振者」；又有人寫作「傝傞」，是「惡劣，沒有出息或不謹慎」之意。

到金元時，才出現「搭颯」一詞，並多了一個「沒」字，即「沒搭颯」，及後，還出現不少異寫，如「沒撻撒」、「沒搭煞」和「沒踏趿」。

最值得研究的是，「搭颯」一詞，本是「破舊」、「不潔」之意，與「不三不四」的「無搭颯」沒甚關連，而詞海裏，卻有「傝傞」一詞，解作「胡塗」、「不懂事」，不知與現今之「搭颯」有沒有「搭颯」的呢？

該溾 粵該煨

社會急速變化，新舊事物交替，本應正常不過，但，人愛貪新鮮，不少舊東西，轉瞬間，消失於無形。

六十年代之前的香港語言，仍保留着大量傳統的廣府話，到七十年代起，一羣羣外國念書歸來的大學生，帶來文化新衝擊，漸漸地，古老的「鄉音」，已不聽聞。

現今已沒人講的舊廣東話裏，有「該溾」一詞，形容「不吉利」之事，常說為「該溾囉！」究竟，「該溾」是何物呢？

「溾」，讀「猥瑣」的「猥」音，《說文解字》：「溾，沒也」。「沒」字，作「沉沒」、「淹沒」、「覆滅」、「盡」和「終」之意，也與「歿」通，全部看來，皆是「死」也。

「該溾」者，即「該死」也，後引伸為「不吉利」。

嚴格來說，「該溾」一詞，是咒罵語，跟「仆街」一樣，叫人去死也！

中國話對不祥之事，總會用反語說之，有若西人之「touch wood」，說畢「該溾囉」，希望將「衰嘢」帶走。

快脆 粵快趣

看到一間財務公司的宣傳廣告牌，說找他們借錢，手續簡便快捷，它的用字，寫為「快趣」。

「快趣」的這個「趣」，是個錯字，正寫應是「脆」。

廣東話的「快脆」，是「爽快」的意思。

可能財務公司的撰稿員，以為「趣」字，有「行動疾快」之意，便以「快趣」作「急速」之用，借錢要快嘛！卻不知道，「趣」字，只可形容「疾走」的「步伐」，而非「手」部動作。

「脆」字，一般多解作「容易折斷破碎」之外，還有「爽快」之意，形容辦事乾脆俐落，便是「辦事很爽脆」。

宋朝時，已有「快脆」一詞的出現，卻沒有「快趣」！今日世界，任何事都講求效率，不快快脆脆完成工作，就很快脆無得撈矣！

魂井 粵魂精

前額左右兩邊的太陽穴，廣東人稱之為「魂精」(「精」字，粵音讀「精叻」的「精」)，究竟，「魂精」之「精」，其正寫是怎樣的呢？

原來，「魂精」的「精」字，是個注音，正寫是「井」。

那為何「太陽穴」又會叫「魂井」的呢？

「魂」者，「陽氣」也！《楚辭》：「魂，陽之精也。」中國傳統文化相信，人的生命，是以陽氣附身，才可生存，離身則人亡。

若各位以為「井」，因有「陷下」之意，所以將額側兩處下凹的地方，叫做「井」，那便錯矣！

中醫學所言，經脈穴位，是「井」、「穴」並稱的，又說太陽穴為太陽脈氣所發處，故「魂井」成為「太陽穴」之代名詞也！

研究中國語言文字，除了熟識「形音義」之外，還須多認識一些中國傳統文化，否則，諗到失魂，也不明所以！

醮皮 粵巢皮

凡表面平滑的物件，因緊縮或揉弄而產生紋路者，廣東話稱之為「巢」(音)。

「巢」，這個注音字的正寫，有兩個，一是通常讀成「咒」音的「皺」，如「皺紋」，其實，此「皺」，可唸作「巢」，如「皺皮」。

另一個是「醮」，本讀作「潮」，是「面焦枯小」的意思，與「憔」通，即「面容憔悴」也！因倦容而弄至面皮褶紋者，便「醮曬皮」囉！

「醮」的國語注音，是「瞧」，讀出來，剛好像廣東音的「巢」。不管「咒」、「潮」或「瞧」，與音「巢」，只是一音之轉矣！

今日，年輕人的次文化語言，「醮皮」是指一件事件之「不順利」，或「徹底失敗」，即流行潮語的「衰咗」。

久歷風霜，臉上滿佈烙印摺紋的皮，可用「皺皮」或「醮皮」，但「皺紋」卻不可以寫為「醮紋」。

倒竈 粵倒灶

現今，香港流行語，指一個人運氣不佳，是為「當黑」，或「黑仔」，國語則稱做「倒霉」。

「倒霉」的「霉」字，有「霉爛」和「腐臭」之「霉氣」意，故引用作「事不順利」解，但，查實，「倒霉」的原字，是「倒楣」，只因「楣」與「霉」的國音相同，才通用而已！

「諸事不吉」，在廣東話裏，不叫「倒楣」(或「倒霉」)，而是「倒竈」。

「竈」，是個古字，再沒人寫的了，現多用這個簡化的異體「灶」字，本是「生火炊煮食物的設備」，今天，指「煮食的爐灶」也！

「倒竈」一詞，早見於漢朝揚雄所撰的《太玄經》，解作「竈滅其火，唯家之禍」，意指「灶火生不起來，那就斷炊，沒得吃，遭災受難」也！後來，引伸為「家破業敗，災難來臨」。

廣東舊話的「倒竈」，是指店舖倒閉，「執笠」也！而賽馬術語「大熱倒灶」，即大熱門勝不出，喻人算不如天算的跌眼鏡也！

尐 尛 尛 尛 粵撩none

哈！見到標題「尐尛」兩字，覺得很古怪吧！其實，「尐尛」一詞，現今卻十分流行！

「尐」，唸作「用牙簽撩牙」的「撩」；而「尛」，則像英文「肺部」的「none」音。

嗱！一講「撩none」，大家便知道是甚麼的了！今天的「尐尛」，是「帶有麻煩」、「瑣碎」、甚或指地方「偏僻難到」的意思。

查字典，「尐」，與「麼」字同。坊間，一般把「麼」作「語氣詞」用，及多作「甚麼」解；殊不知，「麼」，原是「細小」、「微小」之意。

「尛」，《字彙補》：「尛，音義與小同」。

「尐尛」，便是「很小很細」吧！那跟「麻煩」、「偏僻」何干？

以前，九龍城太子道西，機場附近，有間百好酒樓，旁邊有一補衫檔，掛出招牌，寫着「專車尐尛花邊」，這檔口，已拆掉了！「尐尛」的路，是幼小狹窄，引伸為「難行」，再變成「麻煩」之事！但，「尐尛」唸作「撩none」，則未有字書紀錄。

躽瘦 粵撩瘦

前一篇，寫讀音「撩none」的「尛猱」，突然，想起另一個「撩」音的字，是為「躽」。

廣東話指一個人「身幼瘦小」，說為「躽瘦」。《玉篇》：「躽，躽身也」。《南川縣志》：「呼體瘦細曰躽，與胖對……」。

這個粵音「撩」的「躽」，在古字典注音為「零」上聲，而「零」上聲的國語與廣東音「撩」，可是一音之轉。

與此同時，有人說，「細長意」之「撩瘦」的「撩」字，正寫是「木」字部首的「杪」。

再查字典，「杪」，是解作「相高也」，甚麼是「相高」呀？大佬！

專門為《說文解字》注釋的段玉裁改「相」為「榚」，吓！「相高」仍未搞掂，還多來個「榚」字？

清代徐灝說：「榚，楈木忽然而高」。看來，這個樹木標高的「杪」，有「高而幼」的意思，而不及身體「瘦小而長」的「躽」，那麼貼題吧！

再者，「杪」，國音注「腳」，跟「撩」音相隔十萬八千里啊！

玉璶 粵玉嘴

二零零六年三月，突然傳出聯合國擬取消使用繁體字，獨尊簡體字為中國字的代表，曾引起一場繁簡之爭的「文化戰」。

香港，一直都不抗拒簡體字，回歸後，在強烈的大中國意識形態下，香港特區政府有意無意間，「推行」簡體字，嗱！「尖沙嘴」的「嘴」字，現今全面改為「咀」字矣！可有留意？

中國人愛佩戴玉器，那用頸鏈穿吊着的佩玉，俗稱為「玉嘴」，現多簡寫作「玉咀」，亦有人「嚴謹」地寫成「玉墜」。

查實，那玉石製成小佩飾之「嘴」音正字，應是「璶」，後又有「簡化」為「琗」。

古人愛佩劍外出，並將玉器鑲於劍柄範圍作裝飾，或製成「劍鞘旁的玉製附件」，繫於腰間，說有保安護身之效；此玉石者，便是「璶」也，國音唸「衛」，而《廣韻》注「于歲」切，粵音讀「嘴」。

全球文字，只有中國的，幾千年來，未統一之餘，還有分裂危機。

戇怔 粵戇居

在作者簡介內列明自己是太平紳士的何文匯先生之著作，有一本名為《粵讀》。單單書名之「粵」字，已是一個錯字，正寫是「粵」，框內是「米」，而非「釆」。

而書內，有關「粵讀懷古」的，更錯漏不少，何先生說粵語的「戇居」，正寫是「戇眙」，那是不對的。

「眙」，是「兩眼左右搖視」，亦引伸為「因驚恐而兩邊望」也！

以前，我曾在報章專欄說過「戇居居」一詞，是源自上海話，吳方言之「戇噱噱」，而「噱」音正寫是「怔」，國音唸「噱」；上海語音「噱」，讀近音「珠」；而「珠」的國音，與「居」同，故「怔」變音為「居」，是有脈絡可尋。

「怔」，是「憨愚」、「戇貌」解，與剛直愚昧的「戇」，是匹配的。愛查字典的何先生見「眙」字讀音若「拘」，便想當然，將「兩邊望」，代替「呆笨」，真是「戇怔」。嗱！我不是穿鑿附會的，因我根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的《吳方言詞典》而說的，不知何紳士抄哪本書的呢？

狂鼈 粵狂擦

以讀粵音正音專家自居的何文匯紳士，那本連書名也寫錯字的新作《粵讀》(這個框內用「釆」的錯字「粵」，貫穿全書)，錯漏百出。

說何紳士的書是新作，是因為看到內文第三章之「粵讀懷古」，確有很多前所未聞的「新」「作」——在第一三三頁，何紳士說粵語叫「食」做「刷」的正字是「嗦」，因驚死無人信，所以，附印清刊本之《宋本廣韻》，有注音「刷」的那頁撐場，證明「嗦」讀作「刷」。

係！「嗦」，是唸「刷」，但它只解作「小飲」而已！那跟「大食一頓」何干呀？何紳士遂搬出張揖的《廣雅》:「嗦」為「嘗」之說，自作「這便與食拉上關係了」！

「嘗」，只是輕酌淺量的「辨味」咋！狠狠的吃完又吃之「刷」音正字，是十分簡單的「鼈」。《類篇》:「鼈，添食也」，音「察」。

作為教育界一員，實事求是，小心求證，是首要態度，憑空捏造，笑話也！

嗒嘴 粵搭嘴

香港潮語，指「主動加把口跟別人講話」，謂之「搭訕」，咁！大家知不知道「訕」是甚麼呢？

「訕」，音「傘」，原是「譭謗」或「難為情的樣子」。

「搭訕」，本作「為接近某人，或應付尷尬局面而找話說」之意，現引伸做「多嘴」解。

當別人談話討論時，某人多嘴的硬要插口加入，並諸多意見，這就叫做「搭嘴」。

「搭」，音「答」，有多個注釋，其中可作「連結」和「搭配」解，所以，不少人將加把口的「搭訕」，寫作「搭嘴」，其實，意見多多的「搭嘴」的「搭」字正寫是「嗒」。

「嗒」，與「譶」和「沓」通，是「言語紛雜」的意思。「嗒」，除了「語多」之貌、「言相惡」之「妄語」，和「議論紛紛」之「重複繁雜」外，還有「儳」意。

「儳」，可讀「懺」音，是「不嚴肅」解，「儳言」，即「沒等別人把話說完，就插嘴進去」也。

「嗒嘴」，現今，又叫「搭喽」，點解？問潮州人吧！

揸錢 粵cou錢

那年書展時，將新出版的劣作《正字審查》，呈送一本給文字專家容若老師斧正，他訓言說，做研究，縱使明知自己是對的，也千萬不要輕易話別人的是錯，認真袋錢入我袋也。

將錢財儲蓄起來，廣東話叫做「cou錢」。

現代漢語，以北方話為標準，連文字也依循，而那些富特色及具文化的古漢語，不是被打壓為方言，就是逐漸流失。

如今，當大家提及「cou錢」，定必寫成「儲錢」，一來，「儲」，是有「積蓄」和「儲蓄」之意，二、大家認為「cou」音是「儲」之聲轉而來。

殊不知，廣東話的「cou錢」之「cou」音字，正寫是有「籌集」意的「揸」，這字已再沒人用了，還被「措」字取代之，《正字通》：「措，本作揸」。

看到有人將「揸錢」，寫成「儲錢」，以前，我一定話佢寫錯字，今天……都係話佢寫錯字。

眇書 粵咪書

二零零零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字系成立粵語研究中心，並替香港無線電視之《妙趣廣州話》節目撰稿，講解「廣東話」。二零零六年，該中心的學者撰稿人，將上述節目的文稿材料，編集成書，叫做《追本窮源：粵語詞彙趣談》。

書內，第一一六頁，介紹「采」字，音「咪」，指「我們說勤力讀書為『采』書」，並解「『采』有『深入』的意思」。

「采」，《廣韻》：「必移切（國音讀「迷」），解深入也；冒也」。《詩經》：「奮伐荊楚，采入其阻……」後來，漢代鄭玄的《詩箋》疏注：「采，冒也……冒入其險阻……」即「深入冒險」也！

中國有文字以來，從沒有人將「用功讀書」，寫為「采書」，中文大學這本《追本窮源》是第一遭。

「專注細看」的「諦視」，是為「眇」，國音「藐」，《正字通》：「翕目微睇也」，即「詳細」、「仔細」地看。

集中精神「刨書」的「眇書」，是因為「認真的審視」，而非「深入冒險」。國音「藐」，變成粵音「咪」（mic），是一音之轉也。

韗窕 粵嗲吊／他條

廣東俗語裏，指一個人「悠悠閒」，謂之「他條」，究竟，「他條」是甚麼？又點寫呢？

另外，指一個人「不在乎」及「不認真」的，稱為「唔嗲唔吊」(或「嗲嗲吊」)，那個「嗲吊」，又是乜傢伙呢？

粵方言專家詹憲慈的《廣州語本字》內，有一條「韗窕」，作「寬緩而不敏疾」解，並說「韗」俗讀若「爹」上去聲，而「窕」讀若「釣」。

查字典，「韗」，「昌者」切（國音「扯」），「寬大」的意思。「窕」，「徒了」切（國音「挑」），有很多解釋，其中，現最廣泛使用的，是作「美好貌」之「窈窕」。

「窕」，除「美色之好」外，也作「閑暇」解，《爾雅》：「窕，閒也。」

古時，「閒」字，除「清閑」的意思外，也是「空闊寬大」；漢代王逸的《楚辭章句》注：「空寬曰閒」。而宋朝辛棄疾之《新荷葉》：「閒愁幾許？」的「閒」，是「無關緊要」解。

上述種種迹象，我相信，「韗窕」之「嗲吊」，也是「他條」之音轉正字。

佢鈍 粵薯鈍

「一個人外表老套，思想守舊，或行為遲鈍者」，廣東話稱之為「殊」，坊間俗寫為「薯」，我在《正字正確》一書內，認為正字是「銖」。

「銖」，確有「不鋒利」之意，並與「鈍」通，其原意是指「兵器刀刃之鈍」，引伸為「銖鈍」。廣東人更形象化的以「大番薯」那呆笨貌，借「薯」字喻「蠢鈍」。

近日，執拾書房，在舊筆記簿裏，赫見自己寫下「愚鈍」的「薯」音字，正寫是「佢」。

「佢」，《廣韻》注音「七余」切，粵音「薯」。《説文解字》：「佢，拙也」，段玉裁注：「拙者，不巧也」。《廣雅》：「佢，鈍也」。

另《廣韻》有解：「佢：拙人」，即是説，「佢」，是「笨拙的人」也！

近代出版的《漢語大字典》注「佢」為「笨拙」、「遲鈍」的意思。

綜觀古今新舊字書的詮釋，形容一個人的「薯頭薯腦」，應用「佢」，是較精確，而「銖」，只可形容「兵刃」之「鈍」。

怐愗 粵吽呾

指一個人「精神不振」,「沒精打采」，甚至「發呆」，香港人寫為「發吽哣」。

「吽」，讀近音「藕」時，作「牛鳴」之叫聲。佛經梵文亦有借「吽」音注字，最著名的，是「六字大明咒」的「唵嘛呢叭咪吽」，此「吽」，則唸「饔」音。

「哣」，本與「音」字同，「他候」切，國音「否」，是「表示拒絕的語聲」。

從上述的正字解，反映「吽哣」兩字，是借音字，其正寫，應是「怐愗」。

「怐」，原意「恐懼」。「愗」，作「愚蠢」解。

「怐愗」，是「愚昧」貌，二千年前，西漢時成書的《楚辭》，已有此詞：「直怐愗而自苦」；到《荀子》時，寫為「溝愗」;至《漢書》，則又寫成「區霿」;《康熙字典》說是「痀瘂」。

雖然，「怐愗」一詞，出現多個寫法，但卻證明，此非廣東方言，而是古有的漢字。「怐愗」，由原意「愚昧」，轉化為現今的「發呆」，也是語文隨時代演變的其中一個例證也。

負氣 粵晦氣

報載，有一少女不滿母親強逼她學跳芭蕾舞，因而「發晦氣」，撕破舞衣……

「發晦氣」，不單止有「發脾氣」的意思，還另含「反叛」之情，即特意做出叛逆性行為，人家指東，佢就偏偏往西走。

查實，「搞對抗」的「發晦氣」的「晦氣」，正寫是「負氣」。

「晦氣」，只是「壞運氣」，即「倒霉」，毫無「對抗」之意。

「負氣」，原作「恃其意氣，不肯屈於人下」解，後引伸為「跟別人賭氣」的意思，從而，再衍變成「尋仇生事」的「找負氣」。

兩人因小事，爭持不下，互不瞅睬者，廣東話叫做「鬧負氣」。

「負」，現多讀「父」音，常作「以背載物」意，但「負氣」的「負」，粵音則要唸「晦」音，而詞語又有「晦氣」一條，所以，愛用音辨字的人，便誤將「晦氣」作「負氣」矣！

邋遢 粵辣撻

與本文題目「邋遢」有關的詞語，多得令人混淆，所以，我會連續寫幾篇相關短文……

言歸正傳，先談談「邋遢」。

由於中國人愛避忌諱，不會直言魑魅魍魎之名，遂將「鬼」改叫為——「污糟嘢」或「嘉薩嘢」(讀作「那渣」)。「污糟」和「嘉薩」，皆作「骯髒不潔」解。

廣東話裏，「污糟」，又等同「辣撻」。

「污糟」和「辣撻」，皆是「借音」或「俗寫」字，原本應是「污濁」和「邋遢」。

「邋遢」，本音「臘塌」，現人懶音，將「邋」讀做「辣」，「遢」則唸成「蹧蹋」的「蹋」。

古時，「邋遢」是解作「不謹事」，即「粗心大意」，到近代，才轉形容為「不整潔」也。

與「邋遢」近音，而義不同的詞語，有「擸搓」，點讀點解？請看下一篇……

擸搥 粵垃圾

上文，預告說「擸搥」，現續。

未講「擸搥」，先談「垃圾」。

不少人以為「垃圾」一詞，是廣東方言，誰知，遠至宋代，已有「垃圾」的出現，之不過，《辭源》注：「垃圾」，只是個俗寫，本字是「擸搥」。

「垃圾」，本是「髒土和扔棄的破爛雜物」之意，即「廢物」也，正正是現代人理解之「垃圾」。

而「擸搥」，作「混雜」，或「邋遢」解，即不潔骯髒也！

「擸搥」讀作「辣雜」，因有「和雜」之意，即「雜亂」也，故我懷疑「擸搥」，可能就是如今我們常說的「納雜」。

「納雜」，是雜亂的「歸納」、「混和」在一起，卻非那些「棄置無用的廢物」(垃圾)！

另外，「穢雜」或「零亂」，又可稱之為「拉颯」，與「納雜」或「垃圾」近音；而《辭源》注解「擸搥」時，說：「『拉』、『擸』雙聲，用畚箕斂拾東西叫『扱』。因髒土，字又改從『土』，寫作『垃圾』。」複雜嗎？

肷腫 粵立雜

前兩篇，寫「邋遢」(音「辣撻」)、「擸搓」(音「垃圾」)，兩詞皆是「骯髒不潔之物」也。

我在「擸搓」一文裏，指「擸搓」除了是現今理解為「廢物」之「垃圾」外，也可能是「些微雜亂」意的「納雜」之正字。

孔仲南的《廣東俗語考》內，有「肷腫」一條，說通作「擸搓」，讀若「笠塌」，是「拉雜」的意思，按《集韻》解：「肉雜」也，並引伸為「凡物雜亂」之名詞。

若字義與「擸搓」通的「肷腫」，音是「笠塌」的話，那麼，它應是「邋遢」(辣撻) 吖？或是「垃圾」呢？

我早在「邋遢」一文裏，已說這幾個相關詞語，很是混亂的啦！此刻重未算，因為，跟「雜亂」有關的近音近義詞，還有「拉颯」、「纚颯」、「纚亂」和「拉塔」……

「纚亂」，現俗寫為「立亂」，是「凌亂」之意。「大混亂」，叫做「纚纚亂」。

「拉塔」，除「亂」之外，也是「髒而濕」，音若「up dup」。你看，多「雜亂」吖！

啦嗒 粵嗡耷

連續寫了幾篇好「立雜」(正寫可能是「肷腯」) 的短文，此刻，要講一個與「肷腯」有關的詞語，是為「up dup」。

現今，香港話裏，「up dup」是「寒酸」、「低檔次」或「精神萎靡」的意思，那，究竟，「up dup」有無正字的呢？

點會無，而且，多到不知哪個是正寫！

《廣州方言詞典》:「拉堶」，作「雜亂」、「(環境) 髒而濕」和「(人) 不整潔」解。「堶」，原音「笪」，本意是「一大片」的意思，即「大笪地」的「笪」字之正寫。

《辭源》:「拉答」，是「遲鈍貌」和「不靈活」；並另有「拉颯」一詞，作「穢雜」和「零亂」的意思。

《粵語同音字典》:「啦嗒」，是「糊塗」也。

《廣東方言》:「罨汁」，是「地方狹窄而不整潔，不通風兼潮濕」。「罨」，音「up」，原意是「覆蓋」，廣東話說「敷藥」為「罨藥」。

眾多「up dup」音的詞彙中，也包括作「雜亂」解的「肷腯」，因它唸「笠塌」，是否又是近音近義詞呢？

腫碎 粵濕碎

前幾篇，連續寫一大堆有關「立立雜雜」的「雜文」，源於有讀者來信問，廣東話「零碎」意的「濕碎」，何解要叫做「濕」？而不叫「乾」？

「濕」，本字「溼」，只是「含水份多」的意思，與「零碎」無關，更加與「缺水」的「乾」無關。

「濕碎」的「濕」音字，正寫是「腫」。早兩篇，講「立雜」一詞時，引《廣東俗語考》的「肫腫」作例，說讀若「笠塌」，是「肉雜」之意。

《廣州方言詞典》內，有「腫碎」一條，注「腫」為「濕」音，作「零碎」、「瑣碎」及「量少」解，並有加強語氣的「腫腫碎」(或「碎腫腫」)。

「腫」，國音本讀「撒」，是「雜碎」意。粵語的「腫碎」，又叫做「腫星」。而「腫星」者，即「零星」也。「零」，大家只知它是「數目的零頭或空位」，其實，「零」也有「物之細碎不整」之意；「星」，除了是「星宿」外，也是「細碎如星之物」；又，「星宿」的宿，要讀「秀」音。

突然想到，「濕碎」一詞，會否是「細碎」之音轉而成，毋須上文考究得咁複雜呢？

鱔稿 粵蟮稿

有讀者來信問「隨心寫就之文稿」，為何會叫做「膳稿」？首先，那並非「隨心所寫的文稿」，而是「宣傳稿」；其次，正字是「鱔稿」。

為何「宣傳文稿」，會稱之為「鱔稿」？

三十年代時，廣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南園酒家」，在香港中環威靈頓街，開有分店，由一位陳姓司理主政，他特別喜歡跟報人交往，其中一位俞華山，更常替南園寫宣傳稿。

南園的招牌菜，是炆大鱔，而當時，未有雪櫃，劏了一條二、三十斤的大鱔，若三數天賣不掉，便損失慘重，所以，俞華山定當積極廣發自撰的「新聞稿」到各報館，標題往往是「南園酒家又劏大鱔」，久而久之，行內便稱這類「自吹自擂」、「好話說盡」的宣傳稿件為「鱔稿」了！

此外，發放這類「鱔味十足消息」的，則叫做「放鱔」或「劏鱔」。「鱔稿」是香港製造的術語，而非廣東方言。

大澥 粵大晒

在香港，不論電影，或現實世界裏，我們常聽到的對白：「差人大曬呀？」

「差人」，「警察」也。

一個講求文明、法治的地方，警察除執法護民之外，也有權威象徵的意義，所以，若差人處事不當，平民便會不滿地指摘他們濫權；另一角度看，也是含有向權威挑戰的意味！

「大曬」，即「最大」的意思，其實，是喻作「比最大還要大」解。

現今，坊間，一律將「最大」的「曬」音字，俗寫成「陽光照耀」的「曬」，甚至，有人覺得「曬太陽」的「曬」字不對勁，遂用簡化字「晒」代替，以茲識別。

「大晒」的「晒」，正字是「澥」，本是「水之盡」也，後引伸為「凡物竭盡」之意，即「去到盡」。

「食澥」，即「食清光」；「贏澥」，是「贏盡了！」

現今，在香港，有錢佬大澥、玩澥、惡澥。

麻甩 粵麻甩

每日在報章專欄，寫有關廣東話的字詞，是有一個心願，和一個目的。

心願，就是想將自己所識所知的「廣東話」，盡可能記錄下來，為後人研究所用。

目的，是透過一方塊地盤，說出我不識不知的「廣東話」，呼籲有識之士賜教，勿讓「廣東文化」默言無聞的流失。

今文，要講的這個「麻甩」一詞，便是我不懂真章的一個廣東話。

「麻甩」，是指「不修邊幅」、「行為粗鄙」和「樣貌猥瑣」等不雅舉止的總和，以前，多用以形容男人，叫做「麻甩佬」，現男女平等，也有稱女子做「麻甩婆」了！

「麻甩」一詞的來源，有說是「生豆皮」的「麻子」，痊癒後，甩掉豆皮，面上留下的疤痕；又有說是喪事後，脫除披麻帶孝的麻服；亦有說「麻甩佬」是「馬拉佬」(「馬拉」，即馬來西亞)，因他們膚色黑黝而得名，更有說是英文……(下一篇續)

摩勒 粵麻甩

續前文……

有說，「麻甩」是「不務本業而飄蕩者」的「馬流」之音轉。

「馬流」，又稱「馬人」，為古代南海民族名；也有說，「馬流」源自「無賴」一詞，而「無賴」古稱「亡賴」，那正與「麻甩」近音，故「麻甩」本是「無賴」也！

另有考據「麻甩」，出自宋時《太平廣記》內，講及唐代崑崙奴的故事。

「崑崙奴」，是唐代豪門富家的奴僕，他們多來自南海國（傳說是南洋一帶，即馬來西亞）。

《太平廣記》的崑崙奴中，有一個叫「摩勒」的事迹，說他替主人崔生潛入別家，搶走人家的美姬，而被追殺……因皮膚黑黝，身份卑下的「摩勒」之名與「麻甩」近音，加上「奴」似「佬」音，所以，「摩勒奴」變成「麻甩佬」喎！

哪個「麻甩」解釋是正確？我才不懂，因為，還有一個英文字，也是「麻甩」……（下一篇，再續）

moron 粵麻甩／磨轆

並非謙虛，而係還有很多「廣東話」的來源，我仍不懂的，故，常問人「徵求答案」。

前兩篇，連續寫了多個有關「麻甩」一詞的傳說，還未敢下定論，曾有朋友說：「這名詞我很早前看過，所指的是痲風病人，此遺傳病不過三代，到第二代時外表一切正常，痲風已甩掉。故此語是帶有痲風遺傳的意思。」多謝賜教。

我手上有的資料，說「麻甩」一詞，可能來自英文字「moron」，它的意思是「混混噩噩、衰衰格格的愚笨庸才」，簡單而言，就是「白癡仔」。

「Moron」，粵音像「摩輪」，與「麻甩」近音吧！

當今的香港話裏，有「磨轆」一詞，其意就是「呆呆滯滯」的「moron」，所以，研究香港話的朋友，一致認為「磨轆」，是「moron」的音譯字，但，「麻甩」是否「moron」呢？請專家指正指正！

搞怙 粵搞掂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採取封閉政策，不特只政治上與國際脱軌，甚至文化，也凝固膠着不前，連一水之隔的香港亦分割絕緣。

正因為大陸的封閉，遂令香港文化大放異彩，除了輸往歐美世界各地外，也影響埋中國內地，例如香港粵方言的「找數」，叫做「埋單」，現大陸普通話以音義相近的「買單」代替。

另外，廣東話的「搞掂」，普通話又叫做「搞定」。

「搞掂」的「掂」音字，正寫應是「怙」。

「怙」，國音「貼」或「帖」，原意有三：「安」也（即「安寧」）、「靜」也（即「無聲」、「不動」）和「服」也（即「平定」、「貼伏」）。《辭源》的解釋，是「平服」和「妥貼」也。

「妥貼」，又可作「妥怙」或「妥帖」，是「穩當」、「牢靠」和「合適」的意思。

「搞怙」，原是「搞妥怙」（或「搞妥」），即「辦妥」、「弄好」之意，現引伸為「完成任務」解。

筆走至此，又搞怙一篇矣！

漬乾 粵瓊乾

我的「普通話」十分普通，純流於打招呼會話的層面；坊間那些教授普通話的書籍，也只是講解咬音吐聲的技法，頂多對比一下京港兩地語言詞彙不同的稱號，鮮有細説箇中文化的承傳和異變。

不懂得使用當地的方言俗語和文化含義，發音多準，也只不過是個門外漢，唔入流。

廣東人將濕物架起或平放，讓水份慢慢自動排走，是叫做「瓊乾」，我倒不知道普通話對此做法，如何稱謂！

「瓊乾」的「瓊」字，香港人借音義俱近的「凝」字代替，寫為「凝乾」，查實，其正字是「漬」，《説文解字》：「漬乾漬米也。」即是「淘米後，令之乾也。」現引伸為凡去濕物之水，使乾者，謂之「漬」。

「漬」，本來就是傳統的中文字，按理，也算是中國的「國語」，何解會變成廣東的「方言」呢？

踨墩 粵踮躉

現今世界各地，經常看到勞資雙方為權益互鬥，工人多以罷工作抗爭手段。

資方商家頭頭，腰纏萬貫，大把本錢打持久戰，但手停口停的工人，如何堅持下去呢？

「失業」無工開的，香港話叫做「踮躉」。

「踮躉」兩字，皆是俗寫，正字是「踨墩」(墩，又可寫為「礅」，原讀「等」，此唸作「燈」)。

「踨墩」一詞，源自香港的「咕喱文化」。二十世紀初，大量中國難民湧來香港，人浮於事，唯有出賣勞力；當時，港島中上環一帶海旁，多是上落貨的碼頭[①]，因岸邊有不少縛繩纜的大石墩，所以，那地方就叫做「墩頭」。

咕喱們每日集中在墩頭，等候僱主招聘開工，等得久了，便蹲下或坐在石墩上，這蹲在墩頭上的踨墩行為，遂引伸為「未有人聘請」，及「無工開」之意也。

我們憤怒的，是香港政府每有問題，總是閃縮迴避，最終，係要搞到天怒人怨才高興！

註[①]：最著名的，是「三角碼頭」。

紮干 粵紮馬

中國武術，着重肢體配合，講究腰馬合一，有諺曰：「未學出拳，先學紮馬」。

何謂「紮馬」呢？

世界任何武術，皆甚重視下盤功夫，若馬步站不穩和不靈活，很容易被人擊倒。

以前，學中國功夫，要練紮馬三年，方得習拳。最常見的馬步是「四平馬」、「子午馬」、「吊馬」及「二字拑羊馬」等等。

何解「馬步」，叫「馬」呢？坊間一致公認，認為是有若「馬匹四平八穩的站立」吧！殊不知，那是美麗的誤會，原來，武術「馬步」的「馬」字正寫是「干」，此字在字典的「一」字部首內查到的，《廣韻》注音「苦化」切，作「一步」解，同時，也與「跨」通，《説文解字》：「干，跨步也」。

練武的「紮干」，即「紮干步」，是「夸開兩股而站立」也，因凡「紮干」皆有動武之意，引伸為「兩方對壘」者，也叫「紮干」。

撐起 粵燦起

中國歷史悠悠五千年，文化繁複博大，文字分工精細，令人昂首敬畏。

「手指」之「指」用「手」字部，「脚趾」之「趾」用「足」字部，可見分工清楚啦！但，「脚趾」，可寫成「脚指」，而「手指」則不能寫為「手趾」哩！

「撐」，粵音近「燦」，有異寫為「撑」，是「抵住」和「支持」的意思，另有解作「用竹篙推抵河岸或河牀，使船前進」，即「撐船」也，此「撐」要唸近「餐」音。

廣東俗語有「死鷄撐飯蓋」一詞，是「錯了不認」，兼「堅持不認輸」之態，這是很形象化的描述鷄隻被煮熟後（即死了），鷄脚卻僵硬地直撐起了煲蓋貌，顯示「死也不認」之意。

有趣的地方，是鷄的兩肢，有叫「鷄脚」，亦可稱為「鷄手」，那麼，「撐起飯蓋」的，是用「脚」吖？還是用「手」呢？因為「撐」字，是「手」字部首的，說明這是「手」的動作，那如果「撐」的時候，是用「脚」的話，將會是個乜嘢字呢？（下篇續）

掟住 粵撐住

前文，講「撐」字，那是用「手」抵住（廣東話說成「頂住」）解，並有「支持」之意，例如香港電台員工發起之「撐港台運動」，或爸爸做工賺錢養家之「撐起一頭家」，便是這個近「燦」音的「撐」。

若不用「手」，改用「脚」蹬直的「撐」，又怎樣的呢？就是這「掟」字，本作「支撐」、「踏」和「踞」（即「蹲」）解，文讀近「燦」(cang)，白讀則近「晏」音之yang，最易明白的例子，是廣東一歇後語的「田鷄過河」——「各有各掟」。

「田鷄」，即「蛙」，游水時，主要靠後腿掰開掟出去，推動身體前進，廣東俗語借此「伸脚發力」的動作，作為「離開」、「走人」的代名詞，將「起身離去」，叫做「掟」。

「各有各掟」，是含有「各顧各」的意味，而另一熟語「鷄咁脚掟」，則是行動敏捷的「速速離去」也。

最後，要說清楚，用「手」的是「撐」，用「脚」的是「掟」，可惜，坊間，不論手腳的，一律只用個「撐」字。

錢鋊 粵錢罌

有次，我在報章專欄，寫「將濕物架起，讓水份慢慢排走」的「滮乾」，當日，收到一位讀者電郵，指出我曾在《正字正確》一書內，說「水份因不動而漸涸時，是為「凝乾」，故問，正字是「滮」？或「凝」呢？

那實該是「滮」（音「瓊」），但，有時，為了方便讀者，我也會用俗寫字。現今，不少俗寫異體字的認受性，漸漸加強，反過來變成「正字」，令標準的「正字」倒為「異體字」。

嗱！我們小時候儲錢用的瓦製「豬仔錢ang」的「ang」音字，如今，一律寫為「罌」字。

「罌」，本是「腹大口小的陶器」，古時，多作「盛載流質物」的容器，也可寫作「甇」。而真正儲錢的「ang」，本應是「鋊」。《說文解字》：「鋊，受錢器也，從缶，后聲，古以瓦，今以竹。」段玉裁注：「易入難出器也。」

當大家只知有A貨的「錢罌」，而忘掉原裝正貨之「錢鋊」時，我們應從俗吖？或是為傳統文化水份之滮乾，而默哀呢？

穿綳 粵穿崩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一廣東話「穿煲」，指「一件隱瞞着的事，被揭穿了」。

現坊間，有一流行語「穿崩」，指「一些事物，不小心地，露出破綻」。

「穿煲」與「穿崩」，意思相似，但，仍有點分別的，尤其，「穿煲」是民間常用語，「穿崩」是戲行術語。

片場和舞台上，當道具或佈景出現紕漏，被人發覺時，便叫做「穿崩」，引伸為「露出馬腳」。那時香港電影圈的員工，多是上海人，他們發音為「穿幫」，我一直以為「崩」音的正字是「幫」。

至二零零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本《浦東老閑話》，有「穿綳」一條，解「鞋子、袋子等損壞，喻騙局被拆穿」，才讓我釋疑！

「綳」，正寫為「繃」，多作「纏束」和「包紮」解，「繃帶」便用此「繃」字，它更有「裂開」之意。「穿繃」，就是「穿破」「裂開」吧！

嫸亂 粵站亂

人類文明之進步，是來自人類智慧的積聚。透過實踐，將知識過濾淨化，成為經驗後，世代相傳，這就是文化。

不管現存的影音記錄儀器有何厲害，人類文化的紀錄，仍得靠「文字」作「中介體（mediator）」來表達，例如畫面的旁白，就是文字講稿。

文字可以詳細及簡潔的描述一事物，可恨的，現今編寫字典的人，越來越不知用何準則，篩選取錄該有的字。

一般而言，應首先考慮常用字吧！

廣東話有「嫸亂歌柄」一詞，意指「別人說話未講完，便從中插話」。

「嫸」，讀音「站」，現坊間不知有此字，卻多誤用「暫」代之，甚或以含「砍斷」、「截斷」意的「斬」字直接表述。

「嫸」，不是廣東方言字，遠至漢時的《說文解字》已有的了，作「好枝格人語」也，即「不欲人語而言他，岔開話題」解。

如此一個十分流行的常用字，你何時在普及的字典裏見過呢？

忸怩 粵扭擰

二零零七年，陳方安生女士經過多番考慮後，終於，站出來，宣告參加立法會補選，她這忸怩表現，令我想起中學會考的荒謬。

從零七年起，香港中學會考的中國語文科加入了口試，要考廣東正音，在沒有指引下，連考官也手足無措，例如「四正」，應讀「四政」？或「試zeng」(「正斗」的「正」音) 呢？

教育局的回覆，按字典注音的，便當是對！

文首，我說陳太出選的「忸怩」，查字典，只有注音「紐利」，但，實則，粵語正讀應是「紐令」。

現今，港人將「忸怩」，錯寫成「扭擰」，以為有轉動意之「扭」和「擰」，就是「扭身擰勢」的「婆婆媽媽」狀，並有加強語氣的「扭扭擰擰」，殊不知，「忸怩」，原是用來形容「羞愧」、「不好意思」的樣子，《書經》:「顏厚有忸怩」，即「羞不能言，心慚之狀」也，亦可解「其言有虧，難以對人」，及「慚愧畏縮、欲前不前」之意。

將錯字糾正，溯本求源，毋須忸怩！

咂啁 粵吱嘲／芝佐

「言多聲雜」者，廣東話叫做「吱嘲」，這寫法，只當它是象聲詞，查實，真真正正的「吱嘲」，名詞是「咂啁」。

「咂」，國音讀「意」，作「多言」解，即「多嘴」、「多嘢講」也，也通「詍」，《荀子》：「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注為「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也。

「啁」，可作「象聲詞」，通「嘲」。與「啁」有關的詞語很多，例如：作「夸語」解的「啁嘐」、「鳥鳴聲」的「啁嘵」，而形容「聲音繁雜細碎」的，有「啁哳」（又可寫為「嘲哳」，粵音「吱喳」）。

現今，指人說話嘮叨，聲調尖而刺耳，言之無物，皆為「咂咂啁啁」。

「啁」的國音，可讀「着」、「招」或「周」，有點像廣東音「draw」，所以，我相信，近年流行香港的那句「阿芝阿佐」，是取材這個「嘮叨、多言、繁雜、長氣、煩死人」的「咂啁」，若推斷無錯，那正寫就是「阿咂阿啁」！

大邁 粵大咪

免費報章《am730》的讀者調查報告，顯示其讀者羣多是年輕的中產人仕，這是正確的，因我在該報寫專欄時，所收到的電郵，大多數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們對成長時所流行的香港話特別感興趣，不過，間中，也有些年紀稍長的朋友，來信指正我的錯誤和說古論今。

我曾在那裏寫「殘舊老爺車」為「踮低咳」，就有一個老讀者來言，希望我多講「香港老話」，所以，今篇，寫一個近乎消失的廣東舊語「大邁」，來懷舊兼記錄在案。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大邁」是個十分普及的名詞，專門用來形容體格魁梧的大漢。

「邁」，在此，並非讀「老邁」的「邁」(「賣」音)，而是唸「michael」的「mic」。「邁」，除了「大步踏前」外，還可解「超然俊朗」和「高大神威」之意。

那時，「大邁」是一個綽號，等於現今的「大舅佬」(舅，讀「舊」音)也；但，九七後，再沒聽到有人用「大邁」來稱呼香港男人矣！

躂街 粵踩街

在一個香港言論自由的研討會上，電台節目主持人吳志森說，影視處訂下了一些「不受歡迎」的詞彙，禁止在大氣電波中發放，有很多是黑社會背語，但早已過時得再沒有人懂的了，例如「躂街」。

「躂」，原音「徙」，與「屣」字通，即「鞋」也。「躂」，又可解作「踩」，即「腳踏」也。

「躂街」者，指「某物件，用以踩踏在街上的」，這就是「鞋子」吧！但影視處的注釋，是「拖鞋」解，原來，剛才說「躂」通「屣」，《集韻》和《廣韻》皆指：「屣，履不躡跟」也，含義有兩：一、「小履之無跟（踁）也」；二、「拖着鞋走」。

現今，我們稱沒有踁的小鞋，得靠鞋頭拖動的，便叫做「拖鞋」，原字就是此「屣」（音「徙」）。

語文，會隨時代不同而有所更變，甚或消失，黑社會背語使用量低，死亡速度更快，所以影視處應重新審視和更新一下那些他們認為是「不受歡迎」的禁言，是否已經過時，或轉化成流行語，無必要諸多限制！

運傺 粵運滯

有一本書，我在此極力推介，是由羅德丞生前之近身高繼標所寫的《羅德丞政海浮沉錄》，內裏說盡香港九七回歸前後，依偎在發特首夢的羅先生膝下，那堆政治寄生蟲的醜惡相。此書內容真偽難辨，白字錯字多得很，但有一個詞語，卻用得十分準確，正是「運傺」。

「運傺」，即「運氣不佳」也。

「傺」，音「制」，是「失意的樣子」，同時，也解作「停留不動」之意。當運程裏足不前，諸事不吉時，便是「運傺」矣。

坊間，將「無運行」的「傺」，俗寫為「凝聚」、「靜止」、「逗留」的「滯」。

二千年前的《楚辭》，有「佗傺」一詞，解為「失意而精神恍惚的樣子」。「佗傺」，讀音「差制」，流落廣東後，粵人將之說為音義俱近的醫學病名「濕滯」。

南方人常有的脾虛濕阻，四肢困重，厭食痞悶，渾身不適之症，叫做「濕滯」，如此景況，重唔係好「運傺」？

迨遝 粵夾搭

澳門的豪華大賭場，開完一間又一間，把身懷巨款的內地有錢佬一團團的吸引去。大陸飄來香港的，只有一團又一團充滿懸浮粒子、嚴重污染的煙霞空氣。雙重夾攻下，香港點算？

賭枱上，贏了一鋪後，將派彩聯同原先下注的賭本，雙重夾攻，打孖押注者，叫做「夾搭」。

現今，坊間，將「夾」字，當「合伙」解，例如「夾檔搵食」、「夾錢做生意」，查實，「夾」，有「雙層」之意，而無「合作」之份。

「夾搭」一詞的正寫是「迨遝」。

以前，我曾在《正字正確》一書內，寫過「遝」字，音「打」，是「二打六」的「打」字正寫，作「合」和「及」解。「迨」，粵音「甲」，是「遝」的意思。「迨遝」，是疊韻詞，有「行相逮及」之意，即「拍住一齊行」也。

「迨遝」，並非賭場術語，原是古漢語，只是愛賭的中國人，多用於賭桌上而已！

頭慄 粵頭赤

可恨！每日讀報是我的工作需要，否則，一定不看與香港官員有關的新聞，因那羣諸公諸婆的舉措，總令人「頭赤」。

嗱！大官話「西九」的博物館，要廿四年才落成喎！大佬！起乜呀！廿四年？死得矣！

另外，昂坪吊車事故，政府拒絕向公眾交代，還得賠錢解約，叫人火滾兼「肉赤」。

上述「頭赤」和「肉赤」的「赤」意，是「刺痛」的意思，但，查字典，「赤」，毫無半點「痛」狀，跟「痛」一點關係也沒有。

現漢語有「刺痛」一詞，老師說，這可以唸作「赤痛」，但至今，從未見過「頭刺」和「肉刺」的書面語。

「頭赤」的「赤」音字，不是廣東方言。

二千年前，漢代揚雄的《方言》：「慄、刺，痛也」，即是說，「慄」和「刺」都作「痛」解，而《玉篇》：「慄，小痛也」。

「慄」，國音「策」，粵音讀「赤」。當眾人只懂「刺」而不知有「慄」時，教人心都慄曬。

癟瘡 粵孖瘡

自從在報章開壇寫「正字」來源考之後，遇到不少朋友問：你識咁多怪字，你嘅研究方法係點㗎？

哦！方法只得一個，就是「好奇」！

從小，我對廣東俗語特別好奇，並抱懷疑態度，每有聽到「與眾不同」的詞彙，總要尋根究柢去；首先，查查書，無答案，便去問人，尤其是老人家，或相關的羣族。

查書查字典，先查同音字，或同類字詞，例如，我們指「大毒瘡」為「大媽瘡」，坊間一般認為「媽」音的，是「雙生一起」的「孖」，以「兩個打孖」一齊生的「瘡」，重唔「大」？我就覺得未必係，故按這與「病」有關的方向，去查「疒」字部首的字，得知有「敗瘡」意的「癟」，才是「癟瘡」的正寫，《説文解字》：「癟，蝕創」也。

「創」，古時通「瘡」，《正字通》：「創，又瘍也。通作瘡」。「蝕」者，損傷腐蝕也。「蝕創」，就是「爛瘡」。

「大癟瘡」即「大爛瘡」也。

「好奇」之後，更要有查究之能耐，才有發現。

摵銀 粵where銀

現今小孩，不分男女，皆玩電子遊戲機，俗稱「打機」。

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香港的小朋友兒玩，男女大不同。男孩子愛射波子拍公仔紙，女孩則玩煮飯仔，和縫五個小布袋，內藏米粒或小豆的拋接遊戲，俗稱「摵子」(男生也有玩的，但多用石仔代替小布袋)。

「摵子」的「摵」，粵音讀「圖畫」的「畫」，是「手爬物」之意；「摵子」遊戲，是「用手順爬取物」之動作，引伸為「熱愛搵錢」之行為，就叫做「摵銀」。

「摵銀」的「摵」，不唸「畫」，要說為近英文「where」音，這時，「摵」便有「抓」的含義。

廣東話裏，「抓」意的「where」音正字，是「摵」，作「用指甲抓」解，即「搔」也，常用語有「摵破頭皮」，「摵爛塊面」(「不要臉」)。

嚴格來說，「where銀」的，應寫為「摵銀」，但，「摵」與「摵」都有「用手去抓」的意思，算通意字吧！但「摵子」不能叫做「摵子」。

口咼 粵口攞

前一篇文，說「勤於搵錢」的「where銀」的「where」音正字，是「攞」，但坊間卻多寫「摑」（音「畫」來代替）。

今篇，想講一個「攞」音的字，這個「咼」，同樣，大多數人不懂此字，並用另一個音義相近的字代替。

「咼」，原是「口戾不正」也！

「戾」，讀「郎計」切，近音「厲」；蠻不講理的「狼戾」，便是這個「戾」，本意「曲」也，作「扭曲」、「逆轉」解。

「口戾不正」，即「口部斜側不正」之意，我們常說：「食到嘴都咼埋」，指「嘴也歪斜」也！

「歪」，會意字，「不正」便是「歪」吧！並解為「與『正』相對」的「偏斜」意。

「歪」，口語是唸近「孩」音，例如「借歪」的「歪」；文讀則作「why」音，例如「歪理」、「歪曲」和「歪風」。

現今，「口戾不正」者，多說為「歪嘴」（近「孩」音），不過，廣東話有說「口咼咼」（「攞」音），而無「口歪歪」。

因「咼」有「歪歪斜斜」之「不正」意，不知道，「衣履不整」的「污咼」，是否就是這「咼」字呢？

儆惜 粵geng錫

略有看書的人，都知道粵語有九聲，所以，我們經常聽到，或自己也會不期然的說出一些「怪音」字句，例如「小心謹慎」的「geng住」或「geng錫」。

咁！大家知唔知「geng住」的「geng」音正字，是怎樣的呢？

不少人都話廣東方言，有很多是「有音無字」的，偏偏，上述這個「geng」音，是個古漢字，而非方言，正寫為「儆」。

「儆」，有部份意思與「警」字通，並讀「警」音，《說文解字》內，「儆」與「警」皆作「戒」解，是「戒備」、「警惕」、「警醒」和「慎重」之意。

本文的「儆」，音讀「鏡」的第六聲，陽去聲。「儆住」，是「小心地就住」也。

「儆錫」的「錫」，正字是「惜」，即「愛惜」的「惜」字，在此，不唸「息」音，要讀「石」的第三聲，中入聲，是為「錫」。

「儆惜」，即「小心愛惜」也。

不管是方言或俗語，總之，是文化一部份，我們也應儆惜住也。

盲矇 粵盲毛

香港俗語裏，指一個「無知的人」，稱為「盲毛」。

「盲」，因為有「失明」和「看不見東西」之意，遂比喻為「沒有認識清楚」，更引伸為「沒分辨能力」及「不明事理」，詞語有「盲目」、「盲妄」和「盲瞽」。

「盲」，就話「了解不清」啫！那麼，「毛」又是甚麼呢？

「毛」字，有很多個解釋，比較廣為認同的，是「毛髮」之意，卻沒有一個跟「無知」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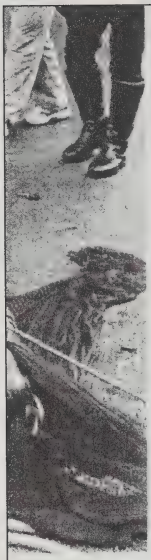
有說，「盲毛」的「毛」，是鄉音「老婆婆」的「婆」字之變聲，因台山人稱「婆」為「毛」，從而借「鄉間老婦」為「無知」之代表，並寫作「姆」。

另有人將「年老」、「昏亂」而「糊塗」的「耄」（音「冒」），指是正字。

查實，「盲毛」的「毛」音正寫，是「矇」，原音「蒙」，除作「失明」解之外，更是「愚昧」的意思。

「盲矇」，就是「盲瞽」（「無知」）加「矇冒」（昏闇冒昧）的總稱，更是由「形容詞」變為「名詞」，讀音由「蒙」轉為「毛」。

古漢語被視作「方言」，這就是語文的生命變化。



赤麂天生細膽
拯救易變謀殺

赤麂本來活潑生猛，爲何被救後反而突然死亡？愛護動物協會發言人解釋，赤麂天生膽小，受驚張，牛母少與人類接觸，故拯救過程易受驚致死。

赤麂屬鹿科，生性馴良膽小，以植物爲主要食糧，是本港常見的野生哺乳類動物約，目前約有2000多隻在港生活。不少人常把「赤麂」與「黃麂」混淆，其實本港鮮有黃麂出沒，而赤麂體型亦較大，當牠們受驚時，會發出類似狗吠的叫聲。

嚇死事件時有發生

本港時有發生赤麂受驚致死事件，去年屯門青山公路一頭成年赤麂，頭部被夾在路邊鐵欄空隙，消防員到場花20分鐘撬開鐵欄救出，惟赤麂最終驚嚇過度不治。本月初，一頭赤麂被困城門水塘引水道，消防員分兩組攀下引水道，各持木梯包抄，赤麂驚惶竄逃，失去蹤影，反而走出死門關。

難軟，相信受不

《明報》

善良膽小 受保護動物

話你知

赤麂在本港十分常見，由於其性格善良，膽量極小，故受到追趕或被擒獲，都很容易因受驚而「嚇破膽」死亡。赤麂屬受保護動物，狩獵或售賣均屬違法，最高刑罰可被判入獄一年。

普遍當作黃麂

本港並沒有黃麂出沒，在港發現的都是赤麂，屬於一種小型鹿。牠的身形較黃麂大，毛色偏紅，但港人普遍習慣將牠當作黃麂。

赤麂一般身長六十至七十五厘米，身體相壯，但腿部幼小，全身有亮澤短毛，背部呈棗紅色，腹部乳白色，雄性的赤麂有角，上顎有突出的犬齒，最長可達一吋。

與黃麂一樣，赤麂非常膽小，受驚逃跑時會發出如狗吠般叫聲，故又有「吠鹿」的稱號。牠是香港常見的動物之一，廣泛分布於香港各處郊野，如西貢及馬鞍山。

以往亦曾發生過赤麂嚇死事件，去年四月二十日，一頭赤麂在橫過馬路時，身體被卡在路邊鐵欄之間，消防員用工具將其救出，但被送往狗房途中，疑受驚「嚇破膽」死亡。 本報記者

《星島日報》

黃獐 粵黃驚

有一隻小鹿形狀之動物，誤困山邊引水道內，要勞動消防員拯救，但最終，被嚇死了！

翌日，報章對上述鹿形動物，有不同的稱號，《星島日報》指為「赤麞」；《明報》說是「赤麅」。究竟，那是甚麼動物？「麞」與「麅」，是否同一動物呢？

當我看到兩報標題和圖片時，還以為是「黃獐」。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對這類毛色啡黃的小鹿，多寫為「犬」字部首的「獐」，音「驚」，俗名「黃獐」，是鹿的一種，肉可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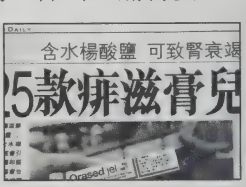
《星島日報》除事件報道外，另有小資料話你知，說「本港沒有黃麞，只有赤麞」，字書注「麞」，音「京」，體積比鹿大。《明報》也說本港鮮有「黃麅」，「不少人常把赤麅與「黃麅混淆」，同一本字書注「麅」，讀作「己」，像鹿，卻比鹿小。

究竟，那被消防員嚇死的，係乜呢？

痱子 粵飛滋

在街上，看到一個廣告牌，寫着某某牌的西瓜霜，能醫治「飛滋」。

全部香港人都知道「飛滋」就是口腔內，上下嘴唇邊突然長出的小瘡，由初生到熟透潰爛，皆叫人痛得要命；據中醫師說，「飛滋」的成因，是「陰虛火旺」之效，捱更抵夜，睡眠不足者，虛火上升，最易「生飛滋」。



「飛滋」二字，不似病名，所以，我們又會見到有人寫為「飛痣」、「痱痣」和「痱子」，查實，中醫學裏，沒有「飛滋」讀音的病名，口腔內的「飛滋」，只稱作「口瘡」。

上述「痱痣」的「痣」，根本無此字。「痱子」，可算是正名，但，也是個借用詞。

真正的「痱子」，是一種汗疹的皮膚病，《廣韻》：「痱，熱瘡」也。《中華詞典》解釋得最好：「夏天因出汗過多，排泄不暢而引起的一種急性皮炎。粵方言叫『熱痱』。」這裏的「痱」，讀作近音「費」，與「痱」字通。

嘮嘈 粵勞嘈

有些事，聽落很好笑，但，說出來，卻很勞氣。

香港泛民派為了在維園搞個「萬人撐遮大行動」的「健力士紀錄」，推廣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於是，借用荃灣沙嘴道遊樂場進行綵排，怎知，遭康文署職員召警到場喊拉叫鎖，指泛民人員在地上用粉筆劃位是「刑事破壞」；另說二、三十人在球場撐遮而不踢波，是「非法集會」。

真係好笑，兼勞氣。

因勞氣而出聲批評，甚至責罵，廣東話稱之為「勞嘈」。

唐代前，已有「勞嘈」一詞，意解「聲音嘈雜」。

「勞」字，有「用力運使」、「費盡心思」和「辛勤忙碌」等意，所以，「勞動中氣」責難，就是「勞氣」也。

「勞嘈」兩字，在五代十國時，正寫是「嘮嘈」，原意作「大聲」解，後變為「勞嘈」及有「指摘」意。

在香港，可以勞氣的事，多如繁星。

㞝䴴

粵 撈䁌

前文，說「勞嘈」的古寫是「嘮嘈」。現補充一下，「嘮嘈」可寫為「勞嘈」，但「勞氣」卻不能寫作「嘮氣」。

與「勞嘈」同音的，還有「譊譟」和「㞝䴴」。

「譊譟」，國音「勞素」；撰寫《廣州語本字》的詹憲慈則說粵音俗讀做「牢曹」，其意是「性粗急貌」。

「㞝䴴」，國音「勞糟」；詹先生注音「勞曹」。《類篇》:「物未精也」，即「不精細」之意，後引伸為「粗劣」解，尤指「做事不細心」！

雖然，詹先生指「譊譟」和「㞝䴴」，粵音皆作「勞曹」，但卻沒有「聲大動氣」之「勞嘈」意。

廣東舊語指一個人「性急魯莽」，及行事「粗疏擾亂」，稱之為「撈䁌」（讀「海底撈月」之「撈」；眼珠兩邊掃視之「䁌」）。

本文之「譊譟」和「㞝䴴」，是否「撈䁌」之正寫呢？

另外，我曾講過「混亂」、「無條理」之「梟繆」（近音「紐教」），跟「撈䁌」又有沒有關係呢？請指教。

邐迤 粵呢hea

我在《香港潮語話齋》一書內，說過「懶散」、「無聊」及「漫不經心」的「hea」音字，正寫，是「迤」，也可寫為「迤」，原作「斜行」解，後引伸為「站也站不穩」之意，與此同時，跟「迤」也有關的詞彙，也因時代不同，而意思有變。

粵語指一件事情麻煩狼狽，令人手足無措，就會講為「呢hea」，據魏仲鸞著的《亞乜話齋閒話》考說「呢hea」一詞，正寫是「邐迤」。

「邐」，國音「李」，本作「紆曲貌」、「通過」或「走過」之意，加埋文首說「斜行」的「迤」，「邐迤」便是「行到歪歪斜斜」，再喻為「狼狽」、「不穩」或「混亂」。

古文「邐迤」，也作「迤邐」，是「曲折連縣」意，即「地勢曲折連綿」解，看來，應與今天的「手足無措」無關吧！若細想吓，又好似有點關係，真係好鬼呢hea！

紙鳶 粵紙妖

秋高氣爽，萬里無雲，清風徐來的日子，最適宜到高處放風箏。

小時候，一眾牛王頭，聯羣結隊，站在天棚屋脊旁，或爬上山坡涯邊，放線飄送自家手製的長尾「紙鳶」遨翔雲端。

香港小學中文課本，沒有「紙鳶」一詞，只有「風箏」兩字。

「紙鳶」的「鳶」字，我們俗叫做「妖」，但所有字典，則注音為「冤」；另有說「紙鳶」的「妖」音正字，是「鴞」。

查實，「鴞」的原音，是「耀」。

歷來，書面語，只有「紙鳶」(或「紙鴟」)，而鮮用「紙鴞」，不過，北方人又俗稱「紙鳶」，為「鴞子」。

大家應見過「紙鳶」吧！但知不知「鳶」、「鴟」(音「癡」)，和「鴞」是甚麼東西呢？又有何關係？

不知！查查字典啦！

手上，幸好，有本馮田獵著的《粵語同音字典》，說「鳶」和「鴞」同讀作「妖」，否則，唔知自己放乜嘢！

勻旬 粵雲巡

並非透過全民普選出來的曾蔭權，竟敢說自己是代表整體香港人的意見，而他的意見，是六四後，中國發了達，香港亦得益……事後，引來不少批評，全港報章，齊齊口誅筆伐，斥為大笑話，更有人說煲呔「口是心非」、「涼薄無恥」和「傻得勻巡」。

「勻巡」的「巡」，正字應是「旬」。

「勻旬」，原是「平均」之意，泛指事物之數量多寡、輕重、大小適均也。

「勻」，音「雲」，《集韻》：「勻，均也」，即「平均」、「均勻」的意思。

查字典，「勻」，是從「勹」字部首（音「包」），而「勻旬」的「旬」，則要查「日」字部。

「旬」，唸「巡」，通「均」字，作「均平」解；同時，「十天」或「十歲」，也可稱為「一旬」。一個月有三旬，分上中下；而七旬老人，即是年逾七十的長者。

「傻得勻旬」，並非說一個人「傻得平均」，而是指「做事愚笨荒謬絕倫」解。

鞭實 粵紮實

有報章社評對曾蔭權特首的「派糖」施政報告，評為「紮實有餘，志向較高，開拓不足」。

給中學生使用的《中華高級新詞典》，在「手」字部的「扎」，和「系」字部的「紮」，都有「扎實」和「紮實」兩詞，同樣解作「結實」、「牢固」(行李捆得扎實／紮實)，或「實在」、「踏實」(功底扎實／紮實)。

「扎」和「紮」(通「紮」)，雖同有「捆縛」之意，但用法有別，如：「掙扎」不能寫成「掙紮」；「包紮」鮮有寫成「包扎」。

不管「扎」或「紮」，源自「纏縛束成一捆」之意，「扎實」和「紮實」，只是「捆結得很實」而已！

真真正正「下過苦功的底子紮實」，或「計劃周詳完備的扎實」之正字，應是「鞭」，《廣韻》注音「山責」切，粵音唸「扎」，作「堅硬」解，即「堅實」也。

「捆縛」與「堅硬」兩個不同的意思，猶如「隔籬」(鄰旁)和「隔離」(分隔)，雖形音俱近，但義則不同！

報章社評的「紮實」，可能指曾生自縛為樂吧！

煲燜 粵煲燻

形容一個人不甚高興，面有慍色，並帶怒氣時，會叫做「黑口黑面」，廣東話稱之為「燻口燻面」，或「面燻燻」。

「燻」，是粵方言，音「窿」，作「煮物燒糊燒焦」解；因焦物定必黑色，遂「燻」者，引伸為「黑」也！

傳統漢字書，沒有「燻」字。

「煲燻飯」的「燻」，正寫是「焗」，原音「窮」，解為「火乾物」，即「物乾盡而焦」也！

我們常說，在太陽下「曬到燻」的「燻」，現今的印象，是「曬焦」和「曬黑」，原來，「焗」字另有「曝曬」之意，那麼，「曬到燻」，應是「曬到焗」吧！看來，也不盡是，因「黑色」的「燻」音正字，不是「焗」，而是「黷」。

「黷黷」，是個疊詞，有「黑甚」之意。「面黷黷」者，廣東俗語，說為「塊面黑過玄壇」。

「玄壇真君」乃武財神趙公明之別號，因守護道教齋壇（又稱「玄壇」）而得名。「玄」是「黑色」，人們便將「趙玄壇」之像畫成黑面神也。

顛誖 粵癲廢

身為香港特區首長的曾蔭權，雖然會考歷史不合格，也不代表可以沒常識到將民主發展比喻為文革災禍。

民主社會有一個這樣的領導人，才是一大災難。

不三不四，語無倫次者，今人只懂說他「黐線」、「發神經」和「忽忽地」，但保存雅緻文學色彩的廣東話裏，卻有「顛誖」一詞。

「顛」，通「癲」，作「精神錯亂」和「言行失常」解。

「誖」，國音「撥」、「背」或「焙」，與「悖」通，解「違背」、「謬誤」和「糊塗」；但粵音唸「廢」，是「惛惑」、「神智不清」之意，《廣雅》：「誖，癡也」，即「呆傻低能」或「患有癲狂病」。

廣東罵語「顛誖」一詞，常加強語氣的說為「顛顛誖誖」，或「顛顛地」和「誖誖地」。

因「誖」音「廢」，而「廢」是「沒用的廢物」，所以，很多人聽到「誖誖地」，便當做「廢廢地」；另外，今人將「誖」變音為「忽」，遂「誖誖地」又誤讀作「忽忽地」。

開刊 粵開片

請留意，標題「開刊」的「刊」字左手邊，不是「干擾」的「干」字，而是像「老千」的「千」字，但第二筆，並非直落一棟，收筆前是一撇的。

「刊」，讀「片」，從「刀」字部首，《玉篇》：「切也」，是「斜刀切之，使薄也」解，即「切到好薄」之意。

「片」，沒「切」意，只是「薄而平之物」，如「竹片」或「刀片」之類東西，亦作「分開」解，故近代人將「片」，當為「削成薄片」之正字，而忘記了這「刊」字；反正，「刊」與「刊物」的「刊」字十分相似，容易混淆。

「開刊」，不只打架咁簡單，還是出動利器的械鬥！

因「刊」有「互鬥」意，所以，「鬥車」(賽車)，又叫「刊車」。凡賽車，爭勝之技，在於轉彎角之駕駛技術，遂掟彎定輸贏，就叫「刊彎」。

「鬥酒」(鬥酒量)，曾叫做「刊酒」，後加強暴力感的，改稱為「揨酒」(「揨」音「隊」，原是「捅」意)，現今，更粗暴的叫做「劈酒」，可見文字反映時代變遷的真實一面。

好勍 粵好kaung

味道濃烈嗆喉，廣東話稱為「好勍」，多用於形容烈酒之勁。

近年，興起一股吃日本料理熱潮，青色的日本芥末攻鼻難當，就叫做「勍」。

「勍」，《廣韻》注音「渠京」切，讀若「擎」，但咱們粵音唸kaung，近「骾骨」的「骾」，坊間俗寫為「啃」。

「勍」，是「強勁」和「強大」的意思，《說文解字》：「勍，彊也」。請留意，此「彊」，不是「土」字部首那「邊疆」的「疆」，而是「弓」字部的「彊」，讀「姜」，本意作「有力」解，後被「強」字代替了！

「勍」，即是「強而有力」也！

「好勍」，除了形容烈酒和辣味之外，現今，也用來指「人的行為」和「辦事的難度」，例如：「佢手段好勍」（手段高明或狠辣），及「呢單嘢好勍」（這件事棘手難辦）。

順便一提，現港人暱稱「甲由」為「小強」，查實，「強」字，本為蟲名，但不是蟑螂，而是「米中小黑蟲」？唔信？可查《爾雅》的「釋蟲篇」。

碌爆 粵賺爆

中文字裏，太多太多同音同義字了，十分難搞！雖然，音義（甚或形）俱近，但用法仍是大有差別，嗱！例如：搞／攪、形／型、造／做、畀／俾，總之，令人頭痕！

廣東話有「賺爆」一詞，是指「填塞使脹」，肥胖子穿着一條窄褲，令小褲破裂的情景，就是「賺爆」矣！當然，「賺爆」的「賺」，不是「賺錢」的「賺」，而正字也有幾個說法：

「撱」，通「幀」，原是「張開畫布」的意思，因有用力張開之義，後引伸為「撐開塞進」解，例如：「撱爆個袋」即「擠破了袋口」也。

「剫」，與「撱」同，北京口語有說：「剫點兒口袋，我把米倒進去」，就是用此「剫」字。看來「撱」與「剫」，只是「撐開袋口」之動作而已！不似有「塞進去」之意。

「碌」，唸「賺」，作「塞」解。「碌飽」，就是「肚皮填得滿滿」；「碌爆」，才是「塞脹而使之爆裂」。

今人，稱高大的肥仔做「碌爆」。

胳肋底 粵格nag底

《明報》報道江西一男孩搔鄰居小朋友的腋窩，持續兩分鐘，導致對方休克，送院搶救。該文標題「小童玩耍嚌到暈」，前言解說「搔他人腋窩或腰肢，廣東話叫『嚌』……」

搔人的「嚌」字正寫是「乳」或「趼」，粵音「zid」，是個古漢語，卻非廣東方言，我曾在《正字正確》一書內講過了，不贅述！本文反而有興趣一談「腋窩」的廣東話叫法和正字。

北方語文，稱「腋窩」為「胳肢窩」(或「夾肢窩」)，俗叫「膈肢」、「隔肢」及「咯吱」；廣東話則叫做「膈肋底」，有人寫作「膈胳底」。

「膈」，音「格」，是「人或哺乳動物胸腔和腹腔之間的膜狀肌肉」，即「橫膈膜」。

「肋」，音「勒」，是「胸部的兩側」。

「胳」，有兩音，讀「格」時，是「腋下」之意；讀「各」，是「動物的後脛骨」，即「胳膊」，後通「骼」(音「格」)。

「腋窩」的正字，應是「胳肋底」，此時「肋」字，要唸高音「nag」，才算標準。

蚺蛇 粵南蛇

每年十一月初起，早晚有點涼，這是秋意。廣東諺語有說：「秋風起，三蛇肥」。

「三蛇」，泛指中國南方的三種毒蛇：金腳帶、過樹榕和飯鏟頭。

何解秋意正濃時，蛇會最肥的呢？原來，蛇在冬眠前，先吃個飽，鑽在蛇竇內，蜷縮不動，好過冬；所以，此刻，蛇最肥的了！因牠動也不動，真是「懶過條蛇」，遂引伸至廣東人罵好懶者為「懶蛇」。

香港地處嶺南，常有大蛇巨蟒出沒，這背有黑色斑紋的「南方蛇」，俗稱「大南蛇」，坊間則寫為「蝻蛇」。

「蝻」，讀「南」，並非「大蛇」，只是「孵化後而未能飛行的小蝗蟲」；真正的「大南蛇」，正字是「蚺」，俗寫為「蚺」，本音「炎」，是一種無毒牙的大蟒蛇，其肉可食，其膽可製藥。

蚺、南、懶近音，大蚺蛇便變成大懶蛇了！

山蠻 粵生猛

嗱！本文講的這個「山蠻」，就真真正正係廣東獨有的名詞嘞！但，卻不是粵方言，遠至二千年前東漢時期已有之古語也！

講起「山蠻」，人都「生猛」起來。

廣東話指「活靈」、「精伶」、「無時停」、「精力充沛」和「乖巧」者，謂之「生猛」，尤其形容那些「跳躍不斷」的「活海鮮」。大家認為，「生猛」就是「生龍活虎」、「龍精虎猛」之合意詞吧！殊不知，「生猛」一詞，源自「山蠻」一語。

「山蠻」者，按《東莞縣志》說，東漢時伏波將軍馬援帶兵南征，越過三峽要塞山巒之路，討伐南蠻；及後，留下定居不走的人，號稱「馬留人」，落籍通婚者有二百多戶，又稱為「馬流」（相關資料，本書第101頁）。

自晉朝以來，東莞人罵小兒「跳梁」者為「山蠻」或「馬留」。

「跳梁」，即「跳躍」和「強橫」之意，亦即「活躍」及「頑皮」也。

宋朝後，有人叫「猴子」為「馬留」，取其過度活躍生猛之故！

手肱 粵手瓜

粵諺有說：「手瓜起腱，食嘢唔使畀錢」，字面意，是「強悍粗野的人，飲食毋須付款」，喻「靠惡欺凌」也！

「手瓜起腱，食嘢唔使畀錢」，一言十字，其中六個是廣東方言。

「嘢」、「唔」、「使」(音「洗」)、「畀」之外，「手瓜」的「瓜」和「起腱」的「腱」，更是字典也找不到的「常用字」。

我曾在《正字正確》一書內，講過「腳瓜long」正字是「腳膕骼」，並借用本是「腿」意的那塊肌肉，「膕」字，寫為「手膕」，這是錯的，因「手瓜」的「瓜」，不是「膕」。

傳統中文詞典，沒有「手瓜」，只有「手臂」，古字為「肱」，《廣韻》：「古弘」切，原讀「轟」，粵音變調為「瓜」，是「從肘到腕的部份」(即「手臂」)，正是咱們廣東話的「手瓜」也！

「起腱」，作「谷起一塊結實的肌肉」解，但，所有字書都無「腱」字的，近音的「腱」，是「筋」，而非「肌肉」，那正字是怎樣的呢？請賜教！

謾懇 粵精乖

曾蔭權領導下，香港滿街都是眉精眼企的「精仔」、「叻仔」和聽話聽教的「乖仔」。

香港人全明白「精」、「叻」、「乖」三字的意思，也「確認」了它們的正字地位，但偏偏那紀錄廣東文化至為重要的《番禺縣續誌》指出：「廣州謂人敏慧曰精懇，俗寫作精乖，誤也。」即是說「精乖」一詞，應是「精懇」。《廣韻》注「懇」音為「莫皆」切，近「乖」，而《康熙字典》：「懇，音埋，慧也」；《方言箋疏》：「今俗以小兒慧者曰乖，當是懇之轉音。」

近代學人丁惟汾的《方言譯》指「懇」與「狐狸」的「狸」音義相通，取「狐狸」之蠱惑，喻人之慧黠，謂之「懇」。這裏，「懇」不讀「乖」音，而作近「叻」聲。

另一本研究廣東話的巨著《廣州語本字》內，有「謾懇」一條，注音為「精乖」。

現今，大家只知「謾」是「欺騙」之意，殊不知，秦代視為「機智靈巧」，有若曾特首之類人辦也！

閂門 粵刪門

有中學生跟我說，作文時，他用了「閂門」一詞，被老師改為「關門」。他不服氣，查字典，解釋有二：一為「門閂」，即「橫插在門後，使門推不開的木棍」；二是「用閂插上門」，那即是「關門」的動作啦！故跟老師論證；老師指第一個解釋的「門閂」，是名詞；第二個「用閂插門」是「鎖門」之意，與「掩門」那個「關門」，大有區別，並教訓說：好地地，為何有標準的白話體不用，卻用「俗語」？

同學問，他是否用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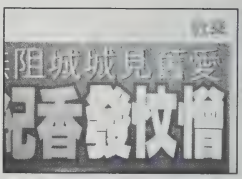
「閂」，音「刪」，真的，是「門栓」之意，即「鎖門的橫木」，但它亦作「關門」解，《老殘遊記》也有寫：「此地有酒，你閂了大門，可以來喝一杯罷！」(「罷」，即「吧」。)

當今的老師，下下靠自己的識見作判斷的標準，或說是跟政府頒下的指引作楷模，扼殺了文化也不自知。同學，你沒錯！錯的！是老師，更大錯特錯的，是此地的教育制度！

艷艷 粵搵憎

氣憤難平，卻無法宣洩和解決，令到情緒波動，廣東話稱之為「搵憎」，今人寫作「忟憎」，或「瘟癐」。

「忟」，是「亂」的意思，不是正寫。「瘟」，字書無此字；「癐」，是「膚」的訛寫字，亦非正字。「搵」，也無此字。



《星島日報》

宋元期間，有人寫為「懞掙」，或「鬅鬙」，多見於戲曲詞令，將「發搵憎」，說成「放懞掙」。查實，「懞」，是「敦厚」、「無知」；「掙」，是用力「支撐」或「擺脫」解，不知跟「發怒」有何相干？

「鬅鬙」，則是「頭髮互相纏繞糾結」之狀，喻「紛亂難解」也，與情緒無關！

更有學者將「怒視」的「瞁盯」，說是「搵憎」之正字。

真正「心情煩躁」的「發搵憎」，正寫是「色」字部首的「艷艷」，粵音「抆saung」或「蚊增」，本意是「精神不爽」、「面露惡相」，國音「蒙憎」。向外（別人）發的是「脾氣」，向內（自己）發的，是「艷艷」。

趪路 粵gaud路

廣東人盛怒下，呼喝逐客令，會大叫：「你同我躡」。

「躡」，粵音近「noun」，原意是「越過」之意，但廣東話則作「爬行」解。

罵人「躡」者，即寓意「畜牲」般用四腳爬行也！

與「躡」相關的熟語，有「躡斯趪路」一詞。「躡斯」，是「躡開」的意思，現坊間，全寫成「躡屍」，是錯的！

「斯」，在中國古文裏，除常作副詞、連詞、助詞和語氣詞之外，也直接了當地解為「分開」及「離開」的意思，《爾雅》：「斯，離也」；《廣雅》：「斯，分也」。

「趪」，國音「去吉」切，有「怒走」和「直行」之意，即「忿而走之貌」也！

另有一個與「趪」音義相同的「趌」字，《說文解字》：「趌，直行也」，只是「直走」而無怒意。

「趪路」者，「上路」也。「躡斯趪路」，即「死開，唔好黐埋嚟」也！

儃茶 粵嘆茶

文字，由最原先的象形圖案寄意，衍化為有筆劃規範的字體。

中國文字，跳不出上述的軌迹，並由簡單筆劃，字數不多的情況下，逐漸複雜增添，加上世情俗物日趨繁多，文字因要分工，而出現新造字，也屬必然和正常的！

人類，有惰性，不特止在說話時，少動幾下舌頭，發懶音，就算是書寫文字，亦偏愛用同音字，或說是多用「常見的字」代替。

現今，全球懂粵語的人，一講到「享受人生」的廣東話「嘆世界」，無不寫這個「嘆息」意的「嘆」字，頂多，會用與「嘆」字通的那個「歎」。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之「廣州方言」內，將「享受人生」之「嘆」，校正為「儃」。《集韻》：「儃，舒閒貌」，也作「縱逸」解。

當全世界都接受「『嘆』茶」的時候，我們應否慳番一啖口水，不提個「儃」字呢？諗諗……

煲燸燸 粵熒合合

香港環境局準備強行立法，要全港停車熄匙，這應是一項不錯的「環保大行動」，可改善空氣質素之時，又可減低引擎排出的熱量，甚或，有機會慳油，節省能源。

不過，政策未出台，已引起各路搵食車司機之不滿，講到把幾火「熒合合」，尤其是怕夏天「熒合合」，車上無冷氣，又「熒合合」，便做不成生意。

前面眾個「熒合合」，可指「天氣」、「溫度」和「情緒」，用途廣泛。

「熒」，音「慶」，是「火乾」揚衫的意思，真正「熱」的「慶」音字，是「煲」。

「煲合合」的「合」音正字，是「燸」，《廣韻》：「許及」切，作「熱」解，也可寫為「翕」，現坊間全誤將讀「霎」音的「烚」字，當做「燸」。

「烚」，解「火貌」之意，也有人說「爭吵」的「霎氣」，正寫是「烚氣」。

「煲燸燸」，三字都是「熱」，可想而知有幾煲。

驕蹽 粵kel lel

中國文字，是一個個有獨立含義的方塊字，與另一單字合組，可成為「詞語」。

二字詞語，經過歷史悠長的撞擊，會有很多變化，最常見的，是詞語兩個字的先後次序倒轉了，例如：質素／素質、鞦韆／韆鞦、地道／道地。

不管質素或素質、鞦韆或韆鞦，其意思都沒變，但「地道」跟「道地」，就各有不同：「地道」，是「關於地的道理、法則」或「地下通道」解；「道地」，是「代人疏通，以留餘地」或「真實，真正」的意思。古時的含義，「地道」和「道地」，都沒有現今「本地」(localize) 的解釋。

本文「驕蹽」，國音「叫了」，讀出來，像英文「kel lel」，原文應是「蹽驕」，作「長長的樣子」解。

「蹽驕」，從古傳至今，從北南下，兩字前後互調，連意思也由「長」貌，變為今天的「麻煩得來不合常規」之意，你話幾驕蹽！

倿篧 粵拿西

在報章開壇疏爬粵方言後，經常收到讀者來言詢問，若撞正我懂的，多數會回覆作答，但，亦有很多難題，查無可查的，例如，「我們」為何叫「我哋」？猜包剪揸的「情沉磨較叉燒包」的「情沉」是甚麼？又或，有人問：「夫婦」叫「伉儷」、兄弟叫「昆仲」，那「姊妹」應叫甚麼呢？真考起！識貨者，請救命！

本着認真態度，我每次回覆讀者，都細心查核，不敢「拿西」。

講及「拿西」一詞，全港知道是唸「嗰西」，並解作「輕率」、「沒責任感」、「求其」、「是但」、「得過且過」的意思，咁！究竟，「拿西」的正寫是怎樣的呢？我亦追查很久矣，只得番禺的詹憲慈在《廣州語本字》裏，說是「倿篧」。

「倿」，本讀「丫」或「亞」，是「依靠」之意；「篧」，即「篩子」，音「西」。詹先生解：「倿篧者，作事苟且而不精細也」，是耶非耶？未敢「拿西」作實，還須待高人指教！

壹屋 粵瘟屋

廣東諺語裏，有一句指窮漢沒出息，養不起一頭家者，是為：「餓死老婆瘟臭屋」。

「瘟」，只是「急性傳染病」之總稱，如「瘟疫」，並非「瘟臭屋」之正寫。

「餓死老婆瘟臭屋」中的「瘟」意，是一種「氣體」或「氣味」，飄浮及充滿整個空間，所以，有酷愛白話體寫作的人，用了那個與「瘟」字近音，並解做「使人窒息中毒」的「熏」字代之，以為這就「文雅」得多矣！

廣東話是保存中國古漢語最完備的文體之一，「瘟臭屋」的「瘟」音字，可用「氣盛而充盈」的「氳」，又或「雲煙瀰漫貌」那「烟熅」的「熅」，《說文解字》：「熅，鬱煙也」。

「熅」與「鬱」音義俱近，舊廣東話說「煙熏滿屋」為之「鬱煙」。

「烟熅」（或「煙熅」）一詞，源自古語「壹壹」，作「天地未分時混沌之氣」，中國人認為天地未分時，元氣混沌凝聚充塞，即「氣不外泄」也！故此，查根究柢，「瘟臭屋」的「瘟」字正字，是「壹」。

從古諺，可看到古時男子要養家的傳統古風和責任。

婁暴 粵漏bau

廣東話指一個人衣履不整，臃腫遴迍（音「論盡」），甚至行動不便，或做事欠認真，皆說為「漏bau」。

一直以來，中文字典的編撰解讀，尤其注音方面，常以古音作準；經過多年演變，及地域差異，早有不同分別矣！

傳統中文字典，怎會細說某一方言，所以，做語文研究，不能純依賴字典，做固執的「字典派」。

現坊間，考究粵方言的詞書眾多，「漏bau」一詞，亦有不少寫法：「瘻吥」、「瘻婄」及「婁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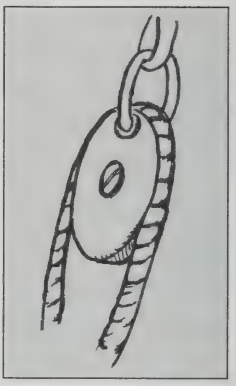
「瘻」，音「漏」，解「瘰癧」，即「淋巴腺結核」，跟「衣履不整」無關吧！

「吥」，讀「bau」，字典只作「吸」解，但有人說「吥」是「臃腫肌肉鬆輭隆起」之意，並話「婄」（本音「pau」），是「鬆輭、不結實及隆起鼓脹」也。

詹憲慈說「婁務」讀若「漏婄」，是「愚」也，即「蠢」也！其實，真正的「漏bau」，應是「婁暴」。

「婁」，是「物體中空」；「暴」，有鮮為人說的「鼓起」和「急亂」之意。衣履隆起鬆亂，還不是「婁暴」？

轆轤 粵律囉



未讀本文前，請看看我劃的小圖，這個利用輪軸原理製成的拉繩器具，書面語是「滑輪」，坊間俗稱為「薄落」(近音)。

「薄落」，是英文「block」的音譯字，相信大家早已知道，但，這件東西，另外又叫做「律囉」，咁！「律囉」是哪個英文字呢？

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律囉」是英文音譯字，殊不知，中國N年前，已有此詞，正寫是「轆轤」，國音是「鹿盧」，粵音唸「律囉」，原是「井上汲水的起重裝置」，通常安裝在井口頂上，現在地盤工地裏，則多用作吊重物的輔助工具。

有人曾考究「律囉」的正字，是「繘轆」。

「繘」，音「律」，是「汲井水用的繩索」；「轆」，原是「滾動的輪」，現指「車輪」。按字意，「繘轆」沒有錯，但既有的專有名詞「轆轤」，才是正印！有正貨，何必再用A貨呢？

熘炅 粵納令

「畀人省到立立令」，從一本年輕人雜誌裏看到這句話，意指「被人罵得狗血淋頭」，七個字，寫錯了五個。這個「畀」，是「給予」的意思。「被人」罵一頓的「比」音字，應是「俾」，現今香港人愛用廣東話入文，但又分不出同音字的區別，常出岔子。

上述的「省」音正字，應是「以瓦石磨去污垢」的「甐」或「磢」。

「立立令」者，即「閃麗生輝」的「光亮」貌，正寫原是「熘熘炅」。

「熘」，本音「泣」，這兒唸近音「納」，是「光燿閃爍」之意。「熘熘」，是疊詞，作加強後面那「炅」字的「明亮」之用。

「炅」，近音「令」，是「光亮」、「明亮」的意思，李白的《明堂賦》：「熘乎光碧之堂，炅乎瓊華之室」，早就拿「熘炅」作詩了！「熘熘炅」，即「光到反光」也！

小時候，寫錯字，會被老師「甐到熘熘炅」，今人胡亂用字，則是理所當然，老奉咁！

跳蹠 粵跳紮

粵方言之生猛，不止音調有九聲，抑揚頓錯，比北方語四聲豐富，鏗鏘有力，甚至連詞彙，也具影像現場感，例如，一個人被氣得暴跳如雷，廣東話就叫此做「激到紮紮跳」。

「激氣」的「激」字，我在本書之端講過，正寫是「懲」，不再贅述；本文想説的，是「紮紮跳」(或「跳跳紮」)，有人寫為「扎扎跳」；不管是「紮」或「扎」，兩字都不是正字，因「紮」，是「纏束」、「屯駐」；「扎」除與「紮」通之餘，也多解為「刺穿」或「拔出」，跟「跳」拉不上關係。

「跳跳紮」的「紮」音正寫，是「蹠」，《廣韻》讀「之石」切，國音「值」，粵音「脊」，這兒唸「紮」；現今，香港常見的，給中小學生用的字典，只作「腳掌」、「踐踏」、或「到達（某處）」之意，卻沒有其原本之「跳躍」解；查實，二千多年前，秦朝時代，已叫「跳」為「蹠」的了，只是北語不用，幸好，南方廣東仍有保留，而且，非常生猛。

齮齕 粵嘰趕

廣東話指兩人意見不合，互生傾軋，就是「唔咬牙」(「牙」唸「啞」音)；講話時，語帶譏諷、批評及不滿，便稱之為「嘰趕」(近音)。

「嘰趕」的正字，應是「齮齕」，但，查字典，它的解釋是「側齒咬」，出自《史記》，後引伸為「毀傷」，沒有現今那「為反對而反對」的意思，反而，解作「意見多多」的書面語，有「齟齬」一詞，讀若「嘴雨」，本是上下牙齒參差不齊，喻「意見不同和抵觸」。

另外，《廣州語本字》有「謫詍」一條，說俗讀「支質」，頗像「嘰趕」，並解作「多言」之意；不過，「謫詍」的國音讀「離意」，跟粵音「嘰趕」差很遠。

當一個人語焉不詳，結巴重複時，就是「口吃」(「吃飯」的「吃」音)，而廣東話則叫做「吃口吃舌」(「吃」唸「趕」音)。

「齮齮齕齕」，除了「不滿」外，也是「說話不清」、「口齒不靈」之「口吃」之貌，有若「齟齬」般，發出咬牙啃齒的難聽之聲，可是，「齮齕」的國音，是「蟻核」，死未？

麻茶 粵馬詫

人類文化隨着科技文明之進步，而有所轉變，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新一代的人，不再會寫字，只懂電腦打字。

小時候，學寫字，不特只要順筆序，一點一撇不能多，亦不可少，否則，都算錯；此外，字體還要端正企理，整潔乾淨，如果唔係，會被人鬧寫到「烏𠱁馬詫」。

「凡黑色的」，皆曰「烏」，例如「烏鬚黑髮」、「烏紗帽」；「烏𠱁」的「𠱁」，只是個助語詞音，可寫為「厘」或「喱」也！「馬詫」的正字，是「麻茶」。

舊時，廣東人叫「天就快光」這「黎明時份」，做「天麻茶」。

「麻茶」，原是「模糊」、「迷矇」貌，又可寫作「麻喋」或「麻搽」。當一個人睡眼惺忪，看不清楚時，則稱為「眼麻喋」。

「烏厘麻茶」，由寫字「龍飛鳳舞」，引伸為「一塌胡塗」、「亂七八糟」，再演變成「辦事不力」、「人生潦倒」，總之，又黑又矇吧！

喧鬨 粵 墟冚

當一樁事件，場面宏大熱鬧，我們便叫此做「墟撼」，並書寫為「墟冚」。

「墟冚」之「墟」，有「墟市」、「趁墟」之「人多聲雜」意，勉強也似「墟冚」一詞的正字吧！但那「冚」字，又如何呢？

原來，聲勢浩大的「墟冚」正寫，應是「喧鬨」；據澳門的文若稚（原名陳雅）著《廣州方言古語選釋》說，「喧鬨」，是元明間的中原口語，例見於《喻世明言》，又可寫為「喧哄」。

「喧」，本音「圈」，《玉篇》：「大語也」，即「聲音大而嘈雜」，如「喧嘩」及「喧囂」。

「鬨」，近音「控」，是「吵鬧」、「爭鬥」之意，如「起鬨」，和「內鬨」。

「哄」，讀「空」或「控」，作「人聲亂雜」、「欺騙」解。

文若稚先生說，「喧鬨」一詞通過口頭語傳入廣州方言，讀為「虛撼」，並憑音記下，現只知用意，而不知其所以然矣！

作僸 粵詐諦

當香港人看到「詐諦」一詞，便知這是「弄虛作假」的「虛偽」、「詐騙」、「作狀」之意，唸作「炸帝」。

「詐」，是「欺騙」和「假裝」之意，古字書有不少「作假」及「弄虛」的詞彙，例如「詐騙」、「詐諼」或「奸詐」，但卻沒有「詐諦」這詞，而「諦」字，不特止沒有「欺詐」意，相反，還是佛教名詞，指「真實無謬的道理」，讀音「替」，看來，「詐諦」兩字並非正寫！

《廣州語本字》有「作僸」一條，注音「詐覩」(「覩」，本作「睹」，「見也」，即是「睇」)。「作」，可通「詐」。

「僸」，國音沒一點像「帝」，《廣韻》注「常演」切，近音「善」，解寫「作姿態」和「巧言令色」，確有現今「詐詐諦諦」之意，但是否正字？則待考證。

而跟「詐諦」音義相近的，還有「裝腔作勢」的「作勢」、「矯扭造作」的「作態」，甚或含「欺詐」、「虛假」意的「詭」(音「鬼」)、假裝不宜的「偽」(音「魏」)……

究竟，哪個是真「詐諦」呢？都係用「詐諦」便算吧！

脅硬 粵格硬

有日，香港有一份文化大報，標題出現了「監人乃後」四大字，新聞見街，便遭文化界指摘四隻字，竟錯了「乃後」兩個字。「乃後」的正寫，下一篇至講。

查實，「監人乃後」的「監」字，也是個白字，正寫本是「脅」。

「監」，係作「監督」、「看管」解，卻沒有「強逼」意，而「監人」做這幹那的，應是含威嚇成份的。

「脅」，現今全世界都讀「協」(國、粵音皆是)，主要解釋有二：一是「腋下有肋骨」的地方，例如「兩脅插刀」；二是「恐嚇」、「逼迫」之「威脅」；若以「威力強逼人服從聽命」的，就叫「脅持」。

「脅」，除了《廣韻》注「虛業」切的「協」音外，《集韻》的「迄及」切，便讀近「格」音，因粵語重唇音，「格」唸成「鑑」是地區習慣使然，所以，「脅硬嚟」的「脅」，本音「格」的，亦被人讀作「鑑」，不過，「脅生激死」，只能唸「鑑」音，而不可「格格」聲！

勉厚 粵乃後

報章用廣東諺語入文，寫「監人乃後」四字，除了「人」字之外，其餘三個都是錯別字，「監人」，應是「脅人」；「乃後」實為「勉厚」。

「勉」、音「賴」，是「慰勞」、「勉勵」和「勤勞」之意，可通「徠」(即「招徠」的「徠」)，古書多用「來」示之，詞語有「勞來」，作「勤勉」解。

「厚」者，「重」、「大」和「多」也，即「豐富」之意。

「勉厚」，就是「恩勤而周到之極」，凡兩人互相勸勉，便是「勉厚」。

老廣州人形容「交情好」，或「友誼深厚」時，會說是「勉厚」，現已改說為「好friend」了！

「脅人勉厚」，原意是「逼人扮friend」，引伸為「強迫他人就範後，還當自己啱曬，十分無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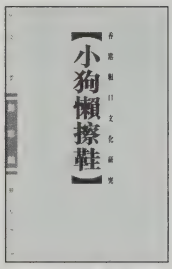
「脅」，在此唸「監獄」的「監」音，亦可讀作「鑑賞」的「鑑」聲；「脅便宜脅賤」，就要說成「鑑平 (pang) 鑑賤」，「平」(pang) 是「便宜」的合音，see！口語多麻煩，但很有趣！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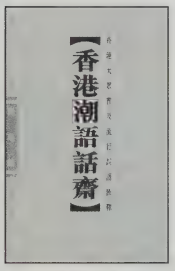
彭志銘◎作品

《正字正確》

《正字審查》



《小狗懶擦鞋》



《香港潮語話齋》

《旺角詞話》

《廣東俗語正字考》

香港語言研究專書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確》 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連郵費）
《正字審查》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小狗懶擦鞋》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香港潮語話齋》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旺角詞話》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廣東俗語正字考》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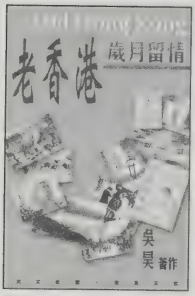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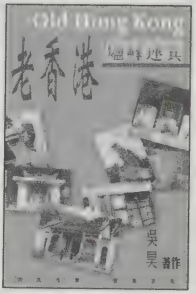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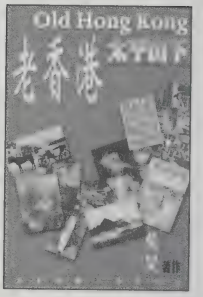
吳昊◎著作



《歲月留情》



《爐峰述異》



《太平山下》

《天堂春夢》

《人海微瀾》

老香港系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老香港 · 歲月留情》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 · 爐峰述異》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 · 太平山下》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 · 天堂春夢》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 · 人海微瀾》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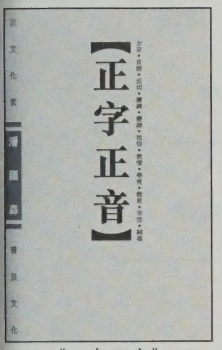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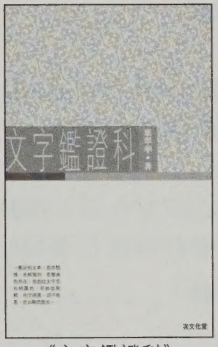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香港正字正音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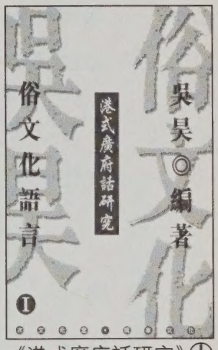


《正字正音》
潘國森◎著



《文字鑑證科》
葉翠華◎著

《香江舊語》
魯金◎著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吳昊◎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音》 _____本（每本港幣 40 元）（連郵費）
《文字鑑證科》 _____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香江舊語》 _____本（每本港幣 64 元）（連郵費）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_____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廣東俗語正字考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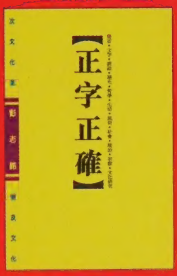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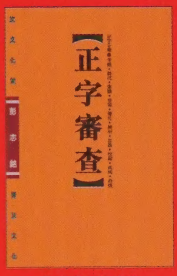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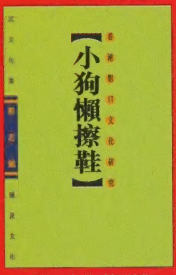
彭志銘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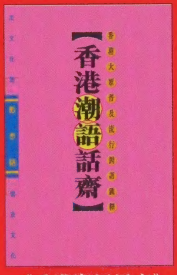
《正字正確》



《正字審查》



《小狗懶擦鞋》



《香港潮語話齋》

《旺角詞話》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港式粵語尋源淺論

「辣鷄」、「香鷄」、「鷄眼」的「鷄」是甚麼？

「威水」同「低威」四個字，都係錯的！

「呢hea」、「撩none」、「me麼」、「漏bau」，有無得寫？

「麻甩」係乜？

「拿西」、「那渣」、「紐教」、「立雜」是廣東方言？

「勞嘈」、「忸憎」、「肉酸」、「奄尖」有錯字嗎？

「甩咳」、「論盡」、「生猛」原意是甚麼？

「發tee騰」、「熨合合」、「熱辣辣」，正字點寫？

南移漢語雅言概說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 978-962-992-221-4
55
9 789629 922214

www.subculture.com.hk

SCB 508 $55
ISBN : 978-962-992-221-4
Printed in Hong Kong